



08211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六

奏劄

召對劄子一

臣聞位卑而言高罪也人臣之義有犯無隱可以言而不
言則負師學況臣疏賤無階以瞻天日之表蒙賜之對寧
敢隱情而不言乎臣昨官遠方伏遇陛下踐祚之始省服
膳之御御嬪妾之進其自奉爲甚薄躬細務以先羣吏親
鞍馬以勵軍旅其奮志爲甚大臣居數千里外觀仁聲之
所及垂白之老莫不欣欣相告咸謂聖人有作規模宏大
眞將復藝祖之業武夫悍卒至拔刃呼躍曰不報吾君以
死而安死

口奏臣備員鄂州武昌縣令縣多中原故老當時亦屯大軍一時聞見皆實錄

臣愚不

識察人心之所向咸謂太平之世可以暮月見也歷年深
久而陛下未享其効臣竊惑焉臣嘗謂治有本末政有先

薛浪語集卷十六

一

後先所施者後或可置本旣舉矣末亦可捐夫清心寡欲
恭儉節用堯舜三代之所以治天下陛下旣已身之矣自
立固守而勿失至于躬細務親鞍馬蓋聖人之權施之首
政以警一時偷惰之習乃其宜矣循以爲常則天下不能
無疑是故袞職任輕無以仰承德意動煩宸慮而國事靡
有定止事出九重百官莫肯任職政令施設下人得以輕
議寄耳目于左右權或移于近密躬細務以先羣吏而羣
吏未必勵此不可不察也叢脞之歌賡于虞氏自除郎吏
明皇無取祖宗專以用人布德懷柔天下蓋爲之有道矣
毬馬之事陛下所以習勞苦而振威武者至于口衛之害
積于細微銜鑿之危起于所忽降胡侍從豈得絕無關防
行之有年議者遂謂嗜好之僻親鞍馬以勵軍旅而軍旅
未必勸此不可不察也太祖皇帝猶謂擊毬非將相事韓

愈尙爲其長危之仇士良既去以毬獵固寵之術授其輩

流民臣之心所以咸願陛下爲宗社計也口奏仇士良事

其言可以察知小人之情狀而陛下雖有天縱之聖將大

有爲而精神疲于聽斷玉體勞于驅馳縱有清閑之燕講

萬微之務臣竊意其有所分矣金虜我之世讎固不與共

天下陛下所爲焦心勞思不憚寒暑若此者正爲恢復進

取之計爾然先後非序本末倒施勤于小而緩于大圖其

近而遺其遠昔之所以鼓舞羣動者人情久且玩習七年

于此而治効未著蓋以是乎方今國威未振民力未支而

虜人之情傳聞常多失實陛下再造之心雖不可暫忘而

進取之事其實未容輕議臣願陛下深思遠覽以靜蒼恬

略其小者近者而圖其遠者大者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

才張綱紀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評治道歸有司之常

務屏馳騁之細娛本末先後咸得其序則朝廷尊而眾務

自舉威權振而軍氣自張養以沈潛待時而動則天聲所

臨焉往而不濟哉臣不勝拳拳之忠惟陛下財赦口奏天

陛下治道所以久而未進者良由三公之才多不勝任陛下

下勤勞庶政固非得已今三公虛位正陛下論相之秋臣

願陛下審之于未用之先不可不專任之于既用之後如

日人才難得則致治之主不借才于異代陛下論相之際

臣請無取沽激無取誕誕無取才華無取鬪其唯忠實可

任者相而任之勿疑陛下垂拱仰成責以治效人才既富

親綱既設則恢復之事在陛下度內耳又安在乎必躬必

察親下行鄙事而後爲快治道不如是也伏惟陛下留神省

召對劄子二

臣聞禮繁則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有虞之世中外之官

二十有二人兵刑共貫樂教爲一帝舜無爲而治用此道

也臣竊怪近世治不及古自朝廷至于郡縣皇皇財用弊

弊焉常患其不給百姓腴肌及髓而日以益甚雖有卓犖

之士遇有爲之主得時得位其所施設終無以救其萬分
詳求其故則冗官冗兵二事實有以困之也九卿之設古
六官之任也自漢政歸臺閣則有尙書六部唐明皇始置
內諸司使百官用皆失職至今官中都者遂爲養資之地
設官雖多有職蓋寡公移回復祇爲文具百度爲之隳廢
人士得以循默閒者雖省員闕而其尹寺仍存置吏之員
滯事之患無異于前口奏天下之事每每不舉者患在血
兵害政傷財之本也臣疏遠不能詳知請以工兵二部言
之兵部舊掌軍旅武選今軍旅歸樞密使鋪兵之名籍其
屬有職方者尙書侍郎郎官所領不過樞密使鋪兵之名籍其
御馬車輦院行視而已近雖省併郎官員闕一司仍在省
官之奉不能當吏祿之奇數文移回復之害固自若也工
部所掌營繕百工之事今營繕之大者歸轉運司臨安府
小者歸修內司百工有文思院軍器所有將作軍器二監
實按臨之亦不過于歲時按行故事事之承尤害無職以
自見而不才者得濫啜竿于其閒文具迎承尤害無職以
者陛下第令百司各言所掌與其吏員廩給之大數凡職
之相似者卽爲冗併其疏閑者要皆無職置吏廩祿自可

薛浪語集卷十六

三

從而諸路帥臣古州牧之官也國朝以來置轉運副使判
官有提點刑獄有提舉常平茶鹽又有總領市舶坑冶茶
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大抵牧伯之任分爲五
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權均勢敵一彼一此
各行其意民無適從爲害滋甚臣之所謂冗官者此也口奏
昔太祖皇帝以方鎮太重置轉運使掌其錢穀提刑請司
後置亦廢置不常今都統制承平時副都總管之職也漢
漢十三州領于十三刺史而天下權無不繫今或一路不當
事一大都監司至五六人志異權分州縣莫適稟命是當
誰與守都統制類無遠略平居極于貪暴一當大遠視將
視以權置之將統烏雜之兵尤無謂也廂軍之置卽唐方
鎮之兵是也周世宗及我太祖皇帝增置禁旅則今之禁
衛與諸州之禁兵是也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之帥藩
係將禁軍是也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
今之大軍是也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惟大軍

可供戰伐之用將兵而下廢爲阜隸之役官吏占破無幾則竄名廣破賣工私役者眾適足以爲污吏之資游手之多無法之久而闌狂獻之事因之而生比雖少加簡閱繩以軍政人情玩習猶無益也臣之所謂冗兵者此也口奏今置軍雖四等可用不遇大軍朝廷固以上供給之然州縣困下千人以爲役兵則鋪兵清務牢城壯賊作院之類自有所謂役兵以成都一府廂軍至一萬人不知養之安用且天下幾數十萬人是宜民力之置戰士不能廢也惟今法度之弊臣所知者莫此爲大且天施地產之物其出有限所養者眾適用者寡則人才安能不混兵刃安得不剗財賦安得不匱而國欲安強得乎夫事簡則易知易知則易從職任專軍政修則上皆任事之臣下皆可用之兵濫吹者無所容而政猶有未行古無是道陛下必欲仍今日之文弊以圖天下治理非臣所知必欲政修而事舉財豐而兵振則非更弦易調不可也夫事爲之有道則人不驚而必辦拂于人情則取眾怒而無所成願陛下處之何如毋憚其難而重改作也伏願高聽遠覽詢諸二三大臣詳議而力行之光武併省郡縣百官職員而漢道中興周世宗汰斥老弱增壯禁卒而王室始振皆後事之師也與其張無職之官而紊政養無用之兵而虛驕蠹國人情不卹固當圖之況爲之有道將不至此乎惟陛下留神采擇

召對劄子三

臣前任鄂州武昌縣之管催苗稅有常平司絕戶屋租錢并省司逃戶屋租錢二項科名通數不爲甚多皆是建炎以前兵火逃絕人戶屋宇客戶租佃所出今屋已曠舊租仍在臣屬軍事方興未遑申明蠲免今雖受代心竊恨之臣又嘗部夫運糧至德安府界見諸縣人戶困苦出納前

宜撫使岳飛在日牛租其端由蓋與屋租無異口奏德安租牛蓋岳
飛撫定羣盜所得若者將則因掩爲己有飛以民間之牛
故租與之當時實受其利此亦可知飛忠廉可尚然事久
未嘗無弊今飛已死牛亦無存比來待闕温州適當海溢
而民猶出舊租其爲害可知矣比來待闕温州適當海溢
之變田地之落江者州縣雖爲闕稅然或未之盡也問諸
田里則曰從前江湖側近淹沒之地租稅例多不免今所
在皆有之臣以武昌屋租計之雖貧民受弊者眾而爲國
家財計無幾朝廷忠不知爾如知之寧斬此一錢粒粟之
費而忍強民以出無業之租哉願降詔旨凡天下郡縣有
無產租稅如武昌屋租德安牛租溫州淹浸田租之類者
並令人戶自陳勘驗不以久近多寡悉除之省部監司削
其科名州縣印榜曉示如官司不爲除落許其越訴用省
無名之賦以寬小民以惠貧下不勝幸甚

奉使淮西回上殿劄子一

薛浪語集卷十六

五

臣恭奉聖訓前去淮西措置賑贍安集覈實諸州墾田二
麥等事臣將命亾狀不能仰稱使令初至淮西歲已云暮
委付雖重所成至微其蘆黃州所置官莊并覈到墾田增
種麥數已別具圖冊節次進呈外方懼不逃辱命之責聖
度包荒恩寵沓至舜借么麼以爲事功之勸俯伏戰汗未
知展竭之地竊緣置莊覈實二件事體實相關蓋自兵火
以還州縣多仍承平墾田舊數間用貌約頃畝著爲定籍
已而人戶請佃類皆包括湖山爲界有一戶之產終日履
行不徧而其輪納不過斗斛以臣循問所歷大抵皆然今
者齊安之立官莊壽春所以分給歸正不免檢括冒占取
其荒田初索干照視之有名田一畝而占地五七頃者自
耕則無力剗請則必爭諸處之民轉徙淮甸者縱有佃田
之請州縣村堡往往憚事且爲土人囊橐多方沮之陳訴

窮年了不可得弊源未滌乃欲覈知實數自欺可也誠不可以告陛下故臣覈墾田祇是括責稅籍拖照自陳之數臣不復盡論諸州只如蘄州羅田一縣邑于潛霍諸山之奧實與五郡十縣封境犬牙初中一縣墾田若干頃至覆田已耕不過一百五十三頃未耕三十六頃一十五畝又如黃州黃陂一縣初申墾田三千七百一十九頃二畝覆行詰問則云墾田一百六十頃四十九畝二邑此其最甚者其餘大略可知臣嘗怪國家經理兩淮朝夕憂念歷歲十餘迄未有成及此親行乃見其患且夫姑息之愛惠及俸民包占既多墾闢實少非惟官司坐失租入天產之物皆爲此廢雖欲聚人保境其道無繇官莊之立乃以一時賑贍之故不無勞費甚非常行之策臣之所覩江南轉徙人戶來淮甸者東極溫台南盡福建西達贛吉往往有之土人包占既多無田可以耕佃以故失所者眾來者甚艱設若此患不除則雖三數十年淮南未見充實朝廷常展劉請之限茲臣所未解也有如立法勸耕而開劉請之制調耕牛之稅徠四遠之民來者知佃之必得居者知包占之無利歐誘並行主客皆爭墾闢數年之內淮南可使地無曠土足兵足食以守以戰將無往而不濟矣臣願陛下深念遠覽與宰輔大臣熟議而斷行之不勝宗社大幸

上殿劄子二

臣辛巳歲備員武昌適虜亮犯淮蓋膏鳩集一縣守江之備亦嘗被檄運糧信陽略啗邊鄙利害以爲古人經略守禦已成之迹未有不可爲者內政良家突騎府兵此皆往昔之事不必遠陳如祖宗之關戍堡寨與夫防田塘灤榆塞之阻弓箭手弓箭社與夫保甲保馬之政功效大驗載

謀具存政患今不爲爾誠爲之羅落可以立修而攘卻可以坐致自臣受代踰伏田野不啻十餘年矣所聞淮甸荆襄之間竟未有緒蓋未嘗不竊歎陛下之宵旰復讎精意治外而無以副陛下之使令也臣戊子歲因大臣薦獲對咫尺之光去歲再赴審察之命旣叨刑簿之除滋職數月逸無報效冬閒假節淮西賑贍籠雖過分受之不辭庶幾少効驅馳非惟將以報君父之知亦以考信古人之迹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如目見臣之跋涉往來備睹其實事無端緒誠有自來以臣觀之邊無曠土則事力自強今田皆包占荒閑而勸墾文具何以使邊無曠土邊有團兵則戰守可必今總首虛設而教閱之法一暴十寒何以使邊有團兵邊之征稅雖稍稍捐之以資其扞蔽急難可也凡今循淮而南有拋降之和糴科買之鐵炭以至建康草料

之屬泛舟而下于江左者蓋多有矣邊之守令非行辟置之法則人才不可恃今淮西九州十年之間至有守將數易而其苛政無甚相遠者一郡三邑而二令菽麥之不辨或昏于酒德者黜之蓋不可勝黜矣淮西之險阨其當守者非一今日淮西之守不過合肥居巢歷陽三戍多者五千之眾下止一千防城之具未能備設合肥之城苟簡速就歷陽因陋不增居巢闕其南壁而又累年以來諸將興作之事有費緡錢巨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有前人爲之而削迹無有存者事旣若此而望羅落之少固攘卻之可圖其不難乎陛下英略甚高誠意甚勤志向甚遠而稽誤陛下者乃至于是豈外治之果不可成哉臣嘗深繹其故國猶家也內外猶室室牆戶也有如堂堂室空虛牆戶雖飾亦終壞爾自夫不計而謾爲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

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爲責實未免徇名則趣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卻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賞而不誅諛悅者用而不察言旣上壅人多自營陛下焦勞外治殆十餘年自今觀之竟亦何補縱使陛下邊鄙之閒或得一人之用或幸一事之成然連雞輔車之勢誠非一人一事之所能支梧也吳人有言同舟遇風一物不牢俱受其敗今日邊鄙之勢惟詳按輿地分置鎮守專任責成悉如祖宗陝右之法則守禦之具無闕而進取之計固存然此事極大爲之誠不易爾無天保之治內則采薇斷不能以治外無政事之內修則夷狄斷不能以外攘臣觀陛下大有爲之志之才如此內外利害之勢洞見無疑事苟不知知之當無不行人苟不言言之當無不聽惟望奮然與宰輔大臣講求其原收天下賢士大夫博圖其緒內以正國外以保邊加之兼聽廣覽逸志虛受謀策畢進耳目自廣則凡壅蔽聰明孤負任使者隨且彰露而豪傑魁奇之士亦得以展其所長爲陛下用矣臣目見身逢乃知關節脈理之勢如此惟陛下留神

上殿劄子三

薛浪語集卷十六

八

臣聞人主之爲天下莫大于天下不可得而欺夫使天下皆不可得而欺則欲無不遂爲無不成自昔號有志之君其所欲爲非不甚盛甚美然卒有齟齬之歎蓋欺之者多耳夫欺者之情狀天下皆知之而人主獨不知之是豈人主不欲察之而甘于受之邪近者爲之地則遠者有盤錯之堅大者爲之助則小者有彰露之援其察之豈曰甚易乎守令之所臨治不過一郡一邑之閒且暮坐于聽事之中豪家巨賈敢于欺侮而不懼者恃有胥吏爲之囊橐也

人主萃天下之責而以一身臨之爵祿利勢足以動人小人而不爲欺何以有僥竊富貴之望而罪之根本則在于左右之囊橐致使人主無從而察之也夫左右之爲欺甚于天下彼其伺候詞色之工窺見意向之密捭闔迎逢殆難以狀其巧也故有托正以行其邪假廉以濟其貪僞直以售其佞薦退人才不于有所陞黜之時而游揚中傷于平居無事之日一旦陞黜之際雖人主自以爲出於獨斷而喜怒氣燄已歸于囊橐者之門矣然則左右之爲欺人主又何從而察之亦曰兼聽無我收骨鯁弃軟熟而已且可以利來可以使懼有見而不敢言或言而不敢盡皆軟熟之人也骨鯁之士惟其胷中耿耿不能與世推移急危存亾之秋乃可望以伏節死義平時軟熟自爲身謀而欲望以急難非所聞也借使舉朝之士無非軟熟之人其爲

墨墨大矣於人主何利焉若乃骨鯁之士世多以好名疑之夫名天地之美物不易以與人而亦天下之公論不可以冒得舉事進言果出于爲君上爲社稷也然後可以得名不然將誹謗隨之矣故在臣子自爲學問之計不可存好名之心人主爲社稷之計惟恐不得好名之士人人皆好名畏義則人主所欲爲者無不濟矣故欲絕天下之欺惟在于收骨鯁收骨鯁在于兼聽兼聽莫難于無我入者先主縱有他說不能復入何以鑒擇其是否乎骨鯁之言非無我則誠難于受之也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此漢初之謀臣所以事英略大度之主而使屈羣策之用者其言如此齊威之霸其機不在乎阿卽墨大夫之誅賞而係乎毀譽者之刑毀譽不公而齊威之刑賞不行焉則爲欺者殆無以禁之矣恢復之功獨可日月冀乎此

臣所以冒昧而獻兼聽無我之說也陛下靜觀而熟察之儻有驗于微臣之言功業成否反掌間爾

知湖州朝辭劄子一

臣少長田里常覩鄉民患苦催科之政九重千里無路上通茲蒙超擢輔藩未知稱報伏覩陛下無輕民事寅夕究懷知而不言臣則有罪催科之弊未易單舉敢以其害甚且博者仰爲陛下言之凡二事一曰科折不均二曰丁絹催擾縣官租入有常科折在所不免使有均一簡易之法民知適從人吏不得爲姦夫復何患比年州縣科折一切付之鄉胥令長利于速辦而有贏餘聽其拋折虛數輕重在手不立隄防給散人戶憑由不言科折之數由是出等上戶多緣計弊而免其數併于貧下實出強倍之征其尤甚者正賦旣入于官官司不爲銷落抑令重納科折而以

薛浪語集卷十六

十一

筭楚臨之逼以威刑何所申訴及額之後官亦無所稽考虛數之入吏竊有之民困不均此其大者丁絹之賦古口算之法也凡有丁則有賦爲絹不過數尺催科有法民亦何患然而丈尺旣少不免併合輸官掌鈔不過一人又多攬納之戶鄉司不爲銷落未免時復追催掌鈔或不在家或爲攬者盜用無鈔呈驗小民憚于出官絹旣不多不免計會重納一歲如此或至再三或到官者令長多不之卹禁繫瘵死有矣而其誅求科罰之費甚于倍徙之征歲歲相仍無有盡日人規避免了籍壯歲或不裹頭困苦細民此尤甚且博者二事革之有法可使民安田里而無追須橫納之賦不然比屋受弊利在猾胥而已願戒天下縣邑凡承受拋降科折租賦並須先期以正數細計分數科折明出榜示今年某科管催若干數內科折若干除下戶若

千所管若干不該科折外今將第幾等戶已上如何分數
科折明于逐戶由于開說某鄉合納某稅仰于數內科納
幾分幾釐簡而易知姦弊必少丁絹入納須令每疋爲鈔
開具人戶單名各納若干丈尺鈔外添置飛子一紙據戶
數界作幾行明開某年月日某縣鄉村某人投納某年丁
絹若干丈尺係鈔頭某人名下官以飛子當縣戶二鈔縫
上橫使條印而移團印于上納罷隨鈔給之責令鈔頭于
三日內剪開飛子給還人戶戶鈔只令鈔頭收掌其飛子
並令官司照用如戶鈔法自非去失飛子併飛子書印不
明與縣鈔印文不合者不得追索戶鈔鈔頭參驗有如官
用條印或不圓備許人戶于納鈔之際卽時執覆添補庶
幾人人有可以執守可省追催重疊之患臣謂其他應于
稅賦凡係并合輸納者二戶以上皆可依此添置飛子施
行州縣敢不遵承科以違制坐之則凡催科之政其害甚
且博者可以一日而去矣一顰呻而利澤天下于是有足
言者伏惟陛下畱神采納

朝辭劄子二

薛浪語集卷十六

十一

臣伏見陛下臨御以來畱神邊備下臣奉承未盡條理蚩
蚩無識頗多竊議比謀久任守臣固善然猶廟論未一用
人未重且委任未專列郡散如連雞非有輔車之勢終恐
無益臣伏睹中朝之制河北分高陽關真定中山府三路
而統于大名府河東分麟府路代州沿邊而統于太原府
陝西分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五路而統于永興軍有
塘灤方田稻田榆塞爲之險城堡寨鋪爲之防河朔則弓
箭社河東陝西則弓箭手及蕃落熟戶以爪牙羅落然猶
本軍不足歲調京畿東西路禁旅戍之屯泊之軍並聽節

制幕府州縣得以辟差其帥臣除折氏种氏皆世守外他帥則以三衙若三司使及都轉運使爲之有治行邊功則入備政府蓋地分則人自爲守勢連則氣脈相通權重則功效易成賞明則人知盡力視古經制方面最爲有法承平二百年享扞城之利而無前世方鎮之患者以此光堯中興裂沿邊以爲分鎮止存茶鹽一司外其餘一切付之紹興之初邊陲所以能自定者亦惟鎮撫專任之効臣愚竊謂淮甸荆襄西極興梁岷宕形勢之壯不減關河所以守之之略未能如祖宗之法惴惴焉惟敵是懼非久安之道也伏願陛下上師祖宗之意近法紹興之規奮然獨斷無牽于俗與宰相重臣詳按輿地分置鎮守統帥偏帥不限文武惟忠智有謀之士是使悉如祖宗之法專任責成資其事力于經理之初責其事功于歲月之後無拘微文無急小利數年之後豈惟邊陲之勢固若金湯待時而動進取之計在其中矣惟陛下沈幾遠鑒詒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薛浪語集卷十六

十一

貼黃塘濼係卑下之地潛水所成者方田係地形稍高穿渠引水者稻田係地形平易可以灌溉者榆塞係岡阜之地植榆爲阻者是四者皆所以限胡騎之衝突城寨係大軍屯戍者堡係弓箭手之家入保者鋪係境上候望相接司察邊事者實與州軍關縣相爲表裏弓箭社係並邊民戶家出一兵共司警捕者龐籍蘇軾帥定武日嘗整齊之弓箭手係陝西民兵蕃落熟戶係並邊熟蕃曹瑋帥秦州日所經理者

朝辭劄子三

臣聞唐太宗之戒王珪曰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

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隋末內外務相順從皆自謂智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亾卿等各當徇公去私母雷同也魏鄭公告太宗曰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得蔽是故人主兼聽廣納則下情得以上通大哉言乎其君臣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有由矣夫和之與同疑若相似聖人之論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善乎晏嬰之言和如鹽梅相濟同如以水濟水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強而同之非回于利弗能也向令仕者舉回于利則凡時之利病政之得失何自而知之君子不爲利奪往往輕爲去就藉此以治萬無是理閒自權臣柄國斷喪忠良內外之臣無小無大相與諛說合若一人幾于楊氏無君其于國家何有流風遺俗溺陷人心同而不和至今爲梗以陛下之剛

薛浪語集卷十六

三

明聖武高視唐宗卽政以來每欲一瀦前弊其如無君之習革之良難舉世爲同則有入而不自知者臣懼邦之政俗將日非而莫之救也凡處天下之事不當心有所主惟處身于利害之外乃知利害之實故見利者不知其害見害者不知其利誠使言利害者畢陳所見則利害之情無餘蘊矣合天下聽無不聰合天下視無不明鹽梅相濟何以易此不然自塗耳目同異不聞雖臣下盈庭自成孤立矣人情誠不易見然而指意可知大抵勉君以容受讜言要爲忠愛之至尊之拒諫寔爲體國之心由此觀之卯正無遁情矣臣不敢遠引三代姑以所學稽于唐之君臣致治之美爲陛下獻惟聖神畱慮而圖之社稷蒼生幸甚

代論流配劄子

臣聞牧馬者在鞭其後毆羊者去其亂羣施之于民其則

不遠先王制徒流之法所以懲惡緩死也隸于赤籍所以繩其悍戾困之居作所以折服其心用示戒懲予以納民于善而除俗之蠹也近自軍法之壞非復紀律之存配流之徒知不得與善人齒于是畱則肆其頑惡逃者流爲姦盜椎埋屠販習以爲常鄉之所以繩其悍戾折服其心者曾不復見爲民之害未有甚于此屬者非細患也竊見大軍招刺強壯絕爲難得賞給例物其費不資強刺良民不勝其擾每念小人罪至徒流以上非勇悍則姦賊也收之于軍則使貪使愚之法可得而用漢世募口地刑徒徒塞下周世宗收天下姦人亡命以備禁旅治以軍法皆有成效臣謂先王加役之流隸于赤籍者此其意也有軍律以繩其悍戾有師役以折服其心使皆遷善嚮功不復混于民伍而爲善人蠹鞭其後去亂羣者不幾是乎願詔天下州軍凡罪至配流年伍拾伍歲以下非尪羸無疾患者並大軍收管情理輕者特免刺面其徒罪以上願從軍者許從原放仍免重役如此一歲之內大軍所得將不啻數千人無非悍戾之夫比之招刺而來居然異矣軍收其用民去其頑善有所遷人除其害而法出于寬厚亦當今善計也取進止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七

劄子

都堂審察劄子一

某讀史記至趙烈侯欲賜歌者田相國公仲連不與曰求之未有善者番吾君曰君實好善而未有所持今公仲相趙四年矣亦嘗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蓄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此三人牛蓄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賜相國衣二襲僕未嘗不撫卷而歎謂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拂君之心番吾君善謀也乃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如己烈侯改過不吝賢哉是故大臣格君心之非惟務引之當道是雖戰國之事蓋三代大

薛浪語集卷十七

臣遺法也昔者伊尹周公所以彌縫君臣之間蓋不于其身而在于其左右之臣當其未甚相知之時脫有一人不正則二公之事去矣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如此後世大臣喜與人主爭事人主願以要竊名譽疑之君臣之間蓋判然離矣進則孤立而無助退則潔己以致譏而欲道行事濟萬無是理古人之不可彷彿非天也人也主上以天縱之聖篤任同德凡天下事與相公唯諾可否無所疑貳是誠足以有爲之時然而間或事與意違爾功成未有端緒者將由進賢未廣猶無以易君之慮引義以爭未免身親之乎雖有至心誰能諒之伏惟謀謨廟堂深思遠鑒致君之道願專以伊尹周公之心爲心若公仲連之所爲實可備采擇者某位卑言高死罪

與虞丞相劄子

某小官不敢輒踰分理亟請呼召仰蒙希世知遇有拳拳欲報而不能自己者其可以遂無言乎茲者伏承丞相以禮爲國主上三加彌尊雖高祖患失鄼侯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未足多之天下寔幸抑嘗聞之師曰君土相火一心也元首股肱一體也中有毫釐之閒非心體之道也其惟君相叶德寧有毫釐間于其中然而歸柄辭權似亦不可常也今丞相已不得謝宐益尊所聞行所知爲人所不能爲以鎮服天下鞏固基本格心之道僕嘗陳其略矣若夫事與意違而功成未有端緒請得而畢言之大抵喜欲速之功者昧于宏遠之規模臨重事而輕爲之鮮不中道而廢察于二者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成之功士君子存有爲之心居可爲之地處當爲之事動不先慮急于有成往往命出而反汗政舉而事乖雖其曾次瞭然

中亦未能無沮而欲一人之信四國之順功業之有成就萬無是理是故規模宏遠功之所以速成也不輕舉動事之所以必濟也古人所行皆有節度幕府專治文書況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輕爲之邪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士議之碌碌鄙夫心存得失而以貪功喜事自獻其身者要何足以知此丞相願繼自今務恢古人之度充體國之誠深察蔽邪以謹姦慝博求英乂以廣聰明寧受百罔而不替好士之心勿以一眚而弃人才之用必得四友之佐贊帷幄之議者臨事加之以懼好謀期于必成每每敬之于先俾毋吝之于後將使人主見可成之效四方覩難拔之基圖事鄉功安有潰于成者不然日又一日誰適與謀作事付之渺茫近功希于幸會而有成効非所聞也某思所以補報不知語之深切伏惟審聽而熟圖之不勝社稷

斯人之幸

與王樞密劄子

聖人天姿英特而銳于求治羣下循習舊事而玩于安常中外之情因茲未輯叢脞威罰爲有由來然思衛文中興必先善俗宣王之過爲有退心二者未諧此公卿之責也前史丞相居可爲之地而墮于空無之累張魏公以畏相之重而奪于喜功之心非徒事無所成害于今日多矣管夷吾之請死子糾姚元崇之不就相位當時要說其君不爲不切而其晚節末路不無掩于九合治平之功儒者喜言中庸大學未爲過當然而陳言長語誰不云然朝夕紛紜亦可厭也夫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有子以賢賢易色仇士良不欲人主觀書與見儒生二事不同其機一也不正于始後將遲之昧者不圖而

薛浪語集卷十七

三

奔波于軍旅甲兵之間期會簿書之間此固政之紀綱國之大事語其先後非所急也天下切務不過數節自非君臣同德將何由濟不然雖光復中夏猶無益也謝安淝水之功論者意其僥倖然而軍中以一處士不忍戕其所苦之帥內舉之際疏遠如韓康伯舊怨如卻詵皆已許其有成所以用之非一日也惜其不能遂還中原尺地末節困於居東謝公猶然則古人所務正君其說不可奪也僕鄉在東鄂嘗聞君子之餘議矣天下所以未治國勢所以未張振而起之在規模固已先定誠非門生寡陋所得而窺者然今上所眷倚負天下之責望者莫如樞相主書首薦不先人而先僕思以補報故不敢自同于眾尋常稱頌亦不敢一辭發也惟冀察于今之事勢度人主所能行引之當道以成臺臺之業無求欲速之効蹈覆轍之舉必不得

已盜當以道爲度故雖身任安危之事終不可幸成之也
門生之稱本當自通政府僕故吏也又何敢廢望鈞慈洞
察之爾

又與王樞密劄子

初二日初九日兩被呼召侍坐函席誨以話言遂及邊計
憂眾之所不憂又將爲人所不能爲以爲當及慮無事時
大爲邊防事至圖之無及于事非以身任天下之責者其
誰知之豈特門生故吏忻幸之私實宗社蒼生之望僕後
生妄庸旣被恩獎當時不避狂斐隨問輒對言不盡意退
而惘然今當遠去鈞屏思報萬一不知所出願効一言敢
疏管窺庶有山海涓塵之補伏惟鈞慈采察而審圖之比
年人情苟且類少深遠之謀眾人幸于偷安狂妄則希生
事偷安固一切不問生事則輕議伐人且不備不虞不可

薛浪語集卷十七

四

以師不知彼己而輕易用兵者百戰百殆而已虜人之情
傳聞常多失實其在兵法用間號爲尤難古人譬水之能
載舟覆舟不輕信之如此聖人內求諸己無取于物我自
能而何敵之問焉國家上當同君臣之心明忠邪之辨眾
賢登進百度自舉感神格天何求不獲區區夷虜夫何足
道其次淮堧之地當施羅落江流海道合置水軍昨聞山
陽合肥之謀規模旣已略盡江海之備則殊未聞其間閒
道所行我之素不講者天長可以入維揚清流可以向六
合肥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隘廬江之徑與武昌之近新
息稀歸之比商於賈壘三關直趨荆鄂子午南達梁洋洮
岷東近威茂前人用兵所經斥候又當明遠忽而不備則
鄧艾江油之事不可便謂無之衝要雖有重兵之屯堅城
之守中無民力且乏糧械之資則亦未可謂之萬全人情

苟安不知爲備之說欲爲守禦固當力施行之言議悠悠何益于事至如用兵一事起于喜事之臣竊嘗論以孫子始計之書蓋未知其可也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變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而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戾而帥驕卒不可謂將將士不相安習不可謂法于斯五者曾莫之計又不可謂知之也恭惟主上天縱之聖曾非龍荒所得倫擬則主孰有道在所不論至于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彼固不容盡知其在我者亦可以知之矣虜能包藏隱忍以成鳴鏑之事未可以無能視之軍歸臥之帥又安知非彼之謀前虜方易主時我以全師臨制其後尙無尺寸之效則今未易圖也我自隆興乾道之後屋文屢變水潦荐臻流離之民充滿道路驕悍之卒氣凌州府或倖而辱長吏或起

而爲盜賊皆有形驗安可謂加于虜且以區區江左經緯中夏以一圖九古人固已寒心求之時賢恐不易辦雖以恩地之重僕猶以爲未可必也方今兵力旣弱財力空匱所恃以戰者不過三衙御前之眾舊人旣已垂盡江南白丁未可望以持久所仰以濟者不過常平錢米應在虛數州縣盡然問之甚多求實無有賑濟已自不給必將上誤軍計以此用眾其能濟乎兵交于前人困于後安知虜循之盜寄奴霸先之將不又起于蕭牆之內事至而悔將何及哉昔宋文帝河南之謀其算殆無遺策終無成濟胡馬飲江而治遂衰太祖皇帝謀取幽州趙普以爲必得問將誰守因不復言今之治功與一時之將帥未能賢于元嘉之世其望太祖固已遼絕不監不法將恐辱甚于飲江卽幸勝之僕竊意其方勞廟算也主上用兵之意每形天語

空言挑虜兵計固當然乎有謀人之心而使敵人疑之殆矣樞密忠誠體國願垂深念致君堯舜望惟以仁義綱紀爲本備邊之計幸勿爲浮議搖動至于用兵則請畱待十年之後必以機會而舉人才旣富彝倫旣敘虜之世世淫暴必將有頡利之功矣且自古未有委任不專孤立無助小人不去而能成功立事者誠能和同君臣之際固善如曰事出九重制不在己則當以義進退不可身坐廟堂而歎志之不伸也僕受恩深厚不知言之妄發萬死未足以謝惟幸察之

與四川宣撫王樞密劄子

某聞之善治水者必滌其源善呼盧者必豐其本治水而滌其源則下流無壅閼之患治滔赴海安行而順導之耳呼盧而豐其本則在我之氣勝而爲之對者索十盧隨擲

薛浪語集卷十七

六

遂可氣吞之矣皇上憤匈奴之未滅痛神州之陸沈謂關中中夏之本源柄政之臣又本源之所賴以疏滌者乃陸西願輟大參于中極奇以召伯之任所以爲滌源者端有本矣三川之氣待公而振關河之沴待公而清譬諸呼盧之望贏非豐其本不可也僕故吏也間嘗從事于蜀目覩生民之憔悴官于湖外又嘗得其梗概于道途究觀規模稽諸故實論以成敗之法可得而言今公爲萬里行僕方有弱小之累不能自贊請從革輅之後塵伏念早蒙特達之知曾無倫匹于世德之不報何以自靈夷門一言願鈞坐安受之而毋忽也梁益之地久苦重征自承平時固然南渡之初一切取辦關外之眾仰之而給總領旣設益起上供郡縣苛刻征之非復名數之見民之困悴殆罄罄無告矣朝廷雖時時捐減其數是皆虛無積累之名以爲實

惠及民但自欺耳疲弊之極救之良難如無守令之賢則將何事不有民困若此謂其本之豐可乎戍兵之眾舊蜀無之自失關中退屯漢河西極隴坂東接商顏南山之陽谷累數十帶甲不逮十萬而虜不能窺者良以置帥之法兵民兼泣無改陝西之舊大軍堡砦相爲首尾守之得其道爾近自將臣過計避岐雍而擊熙河頓兵旁角之地不得展吾所長挫鋒于涇原弃師于德順多刺流散以補匹師之缺怙權擅地而要姑息于時因其死而削之權數當然也然今藩臣不典兵馬則有警無以自救官軍旣難調發而人心亦復不同風塵之驚勢同呼吸必待行府之令則蹈後時之悔矣兵非素練帥非舊職邊氓無所依怙則將折入于北軍政若此謂之豐本可乎二者則然又有迫于此者岷宕之西威茂以北雜蕃之境近接成都盜假之

薛浪語集卷十七

七

涂信宿可至均房南出發直其衝太祖之師嘗入此道言邊備者曾莫之虞變起腹心益先備豫豐本之計又當謀之爲元戎憂僕竊以爲此數者尤所當先者也參相識造幾微雅意人物補苴罅漏夫何足言中州削平當在茲舉千瘡百疢謂之何哉處內護前盜得無慮必也爲之有道使人不疑監往者壞之之由思來者救之之計爲此一著不容再錯譬之豐本之博將安往而不勝乎雖然起羸瘵者不可以力加人大有爲者不可見形于敵第豐吾本無爲兵先機會之來何容窮盡扼其吭領之地則形格而勢禁三秦平定蓋此術耳持此上報明天子滌源之計顧不倖歟至于姜維覆敗之道往固不可追于今尙多有之惟行府終始念之也某私憂過計欲補千慮之一得不佞不敏然之卻之惟所命

奉使淮西與虞丞相書

某過蒙廟堂期遇俾將使指節中行邁恩恩遂失拜違感戀依依言不能盡已而驅馳道路無緣奏記主書非惟不敢亦不暇不知蒙下察否某區區行役昨緣水涸膠舟遂自毗陵陸行以十二月三日度牛渚八日抵合肥與帥漕謀行視圩岸并治申請行移文字十五日西邁十九日次固始所見牛渚以北絕無流移之人間合肥頗有之趙帥先已安集西入六安霍正之境稍依岡隴去處往往有飢民寓居至平地則無之某聞縣官總首皆言安豐之境主戶常苦無客今歲流移至者爭欲得之借貸種糧與夫室廬牛具之屬其費動百千計例不取息飢民未及播種樵蘇燒炭割漆采茶之利已皆糊口自足若平地則無此以故山閒猥集所至如歸主戶不欲以增客戶聞官極難根

薛浪語集卷十七

八

刷所申之數由此不多得之某詢之流民皆言淮南甚樂諭以官莊之說望然莫之應安業已爾擾之徒費且在民猶在官也不足復勤君相之念固始親見大與所聞不同某旣蒙望以不欺不敢不以實告某出都之後卽聞夾淮爭爲招集之傳至謂南北之民往來如織及抵固始始得其詳蓋緣北方郊祀赦文有向來被俘之人能自拔者放免五年差稅之說郡縣遣人持觴唱言境上實未聞有應之者光州所申今年歸正北人在固始者百十二戶其實本無一家近守臣宋端友趨朝議將遷之內地漏言于外人情大恐某循撫爭持狀訴道周反復其辭稽諸閭伍莫非隆興以前來者先九月閒郡中遣吏下縣抄劄密令保正總首妄作今年供具不使知之及冬至前使人分俵由子令至郡倉給粟在村落者去郡之遠例多愚氓或雖受

之皆未之請居坊郭者則辭由子不受亦能詣某自明惟有衛世安等五家以十一月間過淮頗言有販牛往幹事者泄于畿縣衛等皆其辭所連逮卻不在元申數中某不免爲數日畱與帥漕司所遣屬官高夔張唐卿等不憚寒雪勞苦各馳數百里親至村落視之其歸正人則前所言是也江南流移之人初不及浮光境郡縣所申之數有是有非頗有去冬今春轉移之人其實渡江已久此其是者浮光比歲不稔穀價高過常年四倍蓋光之市用錢舊以四百爲貫米石一千今爲錢千六百矣主家雖有招客之意如不足何飢民逐熟投主豈肯卻之不稔之地卽此其非自見不待縷縷言之頗聞浮光亦有今年歸正之人不過續來所申一二十輩容見端的具以實聞某平生不解謬言妄意人情之不相遠誕謾不謂無有然亦誰敢施

薛浪語集卷十七

九

諸君父之前及觀光州所爲爲之懊歎累日何意剖符之守有此欺天之事聽言信行之悔聖人不吾欺矣邊吏如許懼非保圉之道他有聞見雖大于此非使事本指者某不敢輕僭陳述九重之內未易周知萬里之情聊舉一隅可以概見啟沃之際丐力陳之庸人動自多營敢爲誑妄每每如是某孤陋之迹百執都非舊知固知發人之姦必履危地然而忠憤所激俯仰無媿上賴朝廷之知必能察其所懷恃此以無恐爾廬州三十六圩非獨農畝之利某與趙守等已委路鈴張青等起葢莊屋逐旋招誘流移實之張青舊爲張循王管莊熟千田里閒事嘗與高夔獻議圩中占地甚廣然頗低下若因浚溝行水就爲千河水寨可爲合肥重險竊嘗語以治田自可爲之以漸何承矩蓼花之會宜當按以爲法由是未敢列上其議以其愚見合

肥城壁柵江橫貫其中西南平岡高瞰城內觀于魏世新城之築章叡引肥之戰不得不爲過慮則今干河之浚因低据水爲立斗門以司宣節所以保固者一舉兼得亦保淮一助也更丐鈞察比來打圍之虜稍稍近淮久未解嚴浮光人情甚恐又聞沿淮挑濠立鋪表裏上下相接每鋪十卒槍牌一人弓矢九人齊人敲冰備周想亦不過如此威行沙漠于此可見然使敵人無事見備固爲古人長策有謀人之心而使異邦疑之難以速得志矣願賜深念某此來淮甸觀于山川險易事態物情始知天下之事皆難踰度造化財成之意所以加于鄙陋者不淺誠深感戴未易言之餘俟前途隨事稟尙賒侍見敢乞上爲宗社斯民調燮和粹俟候公師之拜用副輿人之情

與虞丞相書二

薛浪語集卷十七

十

十二月二十六日固始縣申拜稟目二十七日卽行二十八日次光州所見歸正流移人與固始正同其單名續申姓名亦有非今年歸正者眞今年者不過定城縣九家固始縣七家被虜走回不過四家內定城一家固始三家與霍正縣二家皆不在元申之數某逐一喚上喻以君相恩旨視其人物類非甘田畝者內衛世安張俊二名自言王展宣贊所用頭目李茂乃亳州司候人吏餘皆二人之徒其非是者不過三五人爾人數旣少官莊不可復作始世安俊等皆緣輩類許宗道者持金錢寶號爲閒事發避罪而來他日事寧尙欲有所報効爲國家計乃不在其必爾某本合作舍處之又以浮光被邊太近十日所視殆若表而出之他日鄰境有辭非所以安全之道徙之又非所樂誠與流移安集事異某見與趙善俊別議區處夫以忠義

遠來歸國撫之不可不厚有如太過難爲繼者適中斟酌費固不多某至淮西饋遺皆無所受後以浮光當作恩意犒歸正人戶不免薄受兩司之禮勞世安俊錢各十貫酒二瓶李茂五貫餘皆三貫酒一瓶此外賑贍安卹已具申狀不復縷縷陳稟守臣宋端友所爲妄誕不敢不以實聞端友本以招納歸正爲欺乃敢戕歸正之姓孟者略奪其馬投尸井中是豈招納之道然今馬已牽入都或言名金桂軸高四尺三寸神鬃土黃色計非充貢則亦有所歸矣頗聞端友所爲益不祇此非某職分所及而殺人掠馬此特其可攷者三數月內又嘗再奪被虜并歸正人馬事端未悉某不敢有言邊遠類無官司端友所爲又皆出于天理之外君相軫卹疆場垂意于擇守撫摩若端友之所爲不可不重賜行遣小官僭越萬丐裁赦某浮光無復事矣

薛浪語集卷十七

十一

將命事無一就不免遲遲過舒蘄諸郡更看江口有無流移有如各已安居亦不敢強有騷動不免薄行賑濟敬致君上惻怛之愛而已願種田者尙當臨事區處不然則與津發致之三十六圩曠瘠無所逃罪亦惟大度察而哀之帥漕所遣攝事二幕高叢張唐卿者殆爲淮西精選叢之清忠質樸唐卿強直剛毅誠齊蜀之良也與某同事備見心力間皆嘗出門下文公許可乃知不易得之兩司嘗同薦叢誠非虛舉想在鑪錘之內必素已有定處小官僭論人物皇懼之至誠出所見亦不敢隱也更賴鈞察

與虞丞相書三

某浮光已復無事初七日遂行十三日抵齊安自入沙窩以南始覩流移人戶纍纍然未有歸著而守臣李續確實可與辦事本州常平初無見在已爲計置買牛頗聞滯霍

之南惟此尚有荒閑出地可以措置安集某不免畱料理之竊以沙窩白沙嶺路正直垂瓠武昌在淮甸荆襄之間最爲控要往年婁宿入寇胡騎嘗出白沙措置邊防常苦荒涼難于應接舊州鎮者古邾城也寔關此路衝要某見議招集置莊于其側近上下萬一有所成立異時煙火相望或可少助邊防但某本無所能田里閒事尤非素習仰蒙委寄不敢不勉事之成否殆未可知恐必無逃曠瘵上誤知人之鑒爾

與虞丞相書四

卽日春序已闌和風叶律恭惟致君格天填撫夷夏神之聽之鈞候動止萬福某伏審明敷大冊進位公台正宰司之名還治古之道天人同慶知太平之有日宗社寔幸蒼生寔幸某受知誠不世有宐不敢具文申賀自同眾人抃

薛浪語集卷十七

十一

蹈之私言不盡意某伏自浮光齊安嘗三奏記并以循問所見累申廟堂方懼不稱之誅仰蒙朝廷卑聽按治所列彼方進律畱衛而終致之于理上論君德齊成湯之不吝下視孝宣綜覈有所不行于僞增戶口之王成俾爲堯舜格心之道偉矣某不敢自謂光華之遠然而沈冤獲伸免于辱命之媿生成之賜未足云也某冬春之交在並淮時竊觀流移略已安定決計歸矣正月間抵齊安乃知蘄黃之間尚有皇皇然未知所適者旣將使指不敢匿其所見因畱逐急賑贍僅能置立二十餘莊已具劄狀具申不復再三塵瀆仰蒙委寄至重所及至微兼屬春深流移亦止已無復可爲者急欲申請還奏而有旨覈實墾田未到州郡不欲第取文具須得親行度五月間未蒙決行當得謀上計爾是行雖恨假節之晚不能推廣德意然而所費亦

幸無幾飢民賴以全濟而盜賊爲少曠土得以少闢而墾田頗增居人知包占之不得久荒卽謀自耕其地漸以充實淮甸在蘄黃之間所益不尠有以上知規模宏大誠非單見設間所及黽勉從事然後知其利耳幸甚幸甚某循行雖未及舒蘄二郡其初得之道路年亦荐飢其民未免流移又苦和糴難辦方欲具稟求剽其數已聞有旨罷糴仰見耳目之廣愛人之至祇服感歎不能已也某區區之迹又須一走淮上驅馳道路恐稟目之不能嗣貢惟幸察之覲侍尙有兩月之賒敢乞粹養天和俯遵時令爲斯民社稷珍重以返上公之拜慰天下心

與虞丞相書五

卽日夏氣將中薰風戒暑恭惟德叶神天道行夷貊鈞候動止萬福某昨在齊安伏聞顯冊元台正名宰府當具稟

薛浪語集卷十七

三

目專人申賀必已關鈞聽矣某無似之迹仰賴鈞芘久長官莊旣已訖事流移漸次安帖以三月二十六日發齊安取道蘄舒復自六安東入安豐遂抵濠梁四月二十五日至合肥所覩淮甸人情極安有如罷和糴于舒蘄免諸郡之上供若吏若民莫不鼓舞君相遠見萬里之情知其疾苦懷靈廬江召之審察尤厭物議然在龍舒鼓鑄之事許守韓令尙須一人泄之浮光新守之來聞以財賦爲急此郡獨稍充足似不須爾至于權官支過僚案請給例皆追而奪之雖今未聞他過要多不近人情光民每望得一文吏病于無法久矣宋守仰蒙朝廷究問竟以憂死何不自愛如此卻可憐念其弟端臣又蒙天獄窮治遠人間之極感事明之後出三人于井官司旣爲收葬歸正具知恩意釀爲佛事薦之競言來歸氣始得伸鼓躍于下某將命無

狀于聞見不敢壅闕不相知者或謂生事故煩丞相祭之
倉司之來公移皆稱面奉聖旨措置民兵收買戰馬且欲
拘籍歸正強壯歸正人誠可用存浮光者類多散處惟光
山一縣有數十戶聚居在濠梁者近八百家分屯州之東
西爲八總首耕淮灣閒以土人耿成統之眾極信服在安
豐者有數百人聚居花廳鎮側已總水寨人數居村落者
亦不減一二百家每苦土人包占荒田不容請佃昨有一
百二十二人陳狀理會而壽春知縣每患苦其難決亦有
劄子乞爲措置某不避專輒之罪不復申請待報與趙帥
議已遣張唐卿往撥包占荒田給之某固無所知竊謂籍
之必駭使有常產是乃久安之策而濠梁團結頗有法度
無非強壯意者不若安之買馬之難濠梁浮光已有前鑒
近兩旬內聞下禁有賣馬被誅及逃來者又有過淮竊馬

薛浪語集卷十七

古

而傷人者虜將寄聲索馬幸獲而歸之若此所爲前此不
一繼今恐盜馬者益無顧憚國家盜乏此者異時生釁或
不可知民兵固有可爲昨詢水砦添招人數尙皆散處村
曠緩急卒難收合民有丁壯類皆竄名避役而總首所統
益削壽春差役已及二丁之戶年歲之後且至單丁旣非
教閱之兵初與田夫不異未知今來經畫何似不敢億度
然聞前此治郡人實安之水寨舊頗縱橫近稍知畏郡界
盜賊希少賞之固宜代以高獲必能安輯其下薄聞財計
舊賴斡旋以濟茲亦未易爲也傳云虜大起夫導盧溝河
鑿山踰三十里南達御河會河入泗上接燕京意不可量
民不勝擾安知天意不以開聖人邪政須有以應天然後
功可爲也人事未修而敵河道通利亦不可不豫防之某
小官疏遠不當瑣屑塵溷旣蒙恩遇假節不敢不罄所見

稟聞廬州三十六圩趙帥經理備至流移皆受實惠顧以小小帳狀未集未敢告畢已治圖冊或攜以歸某本擬事訖便還以十四日抵安豐接漕司關牒聞有覈實麥田之命因畱取會今過旬矣雖未被受省剝然不敢緩敬已備坐行下不敢輒歸大抵淮南之田請一而包百耕十而言一覈之則不可勝覈况復大搖人心某旣蒙使令不敢只取文具必取自通正數以復于上然亦未可便謂能盡其實伏乞鈞照尙賒侍見敢乞爲道爲時爲蒼生珍保沖粹亟正公師之位

與虞丞相書六

炎夏方中南風阜物蒸惟變化格天盛德神子鈞候動止萬福某前月二十九日嘗具稟目附遞申覆度無浮湛三十六圩并黃州官莊仰蒙廟堂假借資帥漕之叶力幸已

薛浪語集卷十七

五

成集流移亦止奏計圖冊本欲持歸面納與趙帥議意君相惠念流移之切不容淹緩某以有覈實麥禾之命尙須一兩月畱不免先遣職級覆押並取流移人數置冊持上流移數不止此上戶往往不欲以己招客間于有司兼復舒蘄之間往來不定以故村保所供止此爾某將命亾狀不能推廣上恩所及之微言之有覈曠敗之責所不敢逃尙賴鈞慈鑒其奔走微勞力賜保庇脫于罪戾則終始包容之惠如天之覆矣二處置莊幹置差官非祇六員擇其宣力勤勞甚者保明有如張唐卿西蜀之良高叢秋浦之望齊安官莊全藉唐卿以辦蕞之才用未可以書生易之仰惟當宁急于人才所知誠不敢掩敢望洪鈞橐籥不使退弃言不以人而廢亦萬化中一助也淮甸官吏視他道加歉蔽而縣邑爲尤甚某半年所歷求一稍稍可與言者

已不易遇有斬水知縣王虎臣者質直能任事吏畏而民懷之前宰光州之定城頗有去思之愛某委以齊安牛具辦于旬中而民不擾又皆便于農家之用津般而至亦自有法某方欲以有政告而王以強項取怒州府既緣公事罷斥因不敢言濠之定遠縣令于做疏通而強敏先已蒙恩再任行五考矣愛民律吏治如一日淮甸胥輩例有不肅做之紀綱號令獨明勸課之方尤有條理非某賑贍置莊所及兼且成資磨勘不復上其治狀是皆素不識面願備禁籠中物顧雖狂易僭越不敢一毫私也趙帥守藩適當早飢之後無法之久臨民撫軍威德兼用興除利害皆有實迹故雖甚遠支郡人情莫不向之賑接流移自飲食醫藥以至薪糜之類罔不周悉賴以全活眾矣可爲朝廷審于擇帥之賀趙以親老不安邊塞殊不便于侍奉深欲求去尙賴廟堂念之某仰蒙希世特達之知無以論報儻有間見便欲以補四目之明不顧己之寒微惟鈞慈情恕之耳某驅馳之久不敢告勞然而寒暑再罹罷頓極矣實無所補仰報知遇之隆加念賤室宿病未瘳小兒亦以疾告鄉來不敢輒顧私計惟今或可請爾敢望曲加矜念俾某早成歸節雖有茲願然亦非敢望也干冒戰灼萬丐憐之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八

胡子

淮西與王樞使

公明書

卽日春序向闌和風叶律恭惟袞繡徂齊棠陰蔽芾神明贊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去歲在都伏覩樞極之拜竊與斯民同慶加以久失奏記且欲候問興居叨冒京職之除亦當陳謝恩紀家貧不能遣力輒于置中冒貢函牋方以浮沈爲念伏蒙鈞翰寵荅非惟慰籍甚厚親札盈紙謙抑過宜非所得當感荷之劇以爲王公顧遇末列古則有之世道澆訛此風之不作也久矣一聞正始心目爲之開明乃知宏之在人甚幸甚幸前聞鈞履微失調衛每恨不得日親醫餌竊知喜遂勿藥固竄天之賚子善人翹望懸懸慰懌大矣某區區之跡自去秋中効職都下一謝宰輔不敢

薛浪語集卷十八

一

復再見之十一月初上以江湖飢民流移淮甸而光州告多有北人歸正來者忽俾賑贍安集不敢辭難歲除方抵浮光問歸正則無有但緣中間遣許安道者持金錢寶號入北事泄于咸平獄辭所連凡十七郡有十數家避禍將家渡淮而來郡中遂括舊歸正人二百餘家以方至告又其守將宋端友者被命買馬殺人而奪之者三不免具以實聞頗聞有力強甚不敢自爲身謀天子英明已下之廷尉矣某元宵至齊安郡問流移則已晚轉而之四方者不可勝計某皆不及見獨收無所歸者僅四百戶于舊州之東北聚置官莊二十餘處居之春事已深流者漸已安定先于合肥興修三十六圩之利西來付之趙帥得報亦稍就緒但緣兼覈墾田未徧又須一至沿淮只旬日間當東計還奏之期必夏中也湖外飢歉伏蒙移粟賑糶茲三代

事也大臣以天下爲度于今方一見之故吏門生有光榮
矣夏口賑民雖甚無法然而米價賴之而平活此一方爲
德甚厚春雨時降自此當少蘇也某至淮上流聞此夷困
于蒙古達輒凡女眞之守州郡者皆充將帥之任率以同
知泄事而沿淮被邊去冬頗有遊騎出沒又于上下表裏
置鋪相接每鋪十人九槍一牌若以我爲虞者其被禍來
者具言河決垣縣東貫濟宋之閒合清泗于彭城流分九
道卷埽千里騷動紛然某謂通泗瀆鑿呂梁開石門皆古
用兵中原盡力而爲之者天道如此非無機會然察淮孺
虛弱之甚邊臣陸陸無可望以功名者河流南北通共惟
今未必有加于彼茲在可慮觀其置鋪之役乃若齊之敵
冰備周嘗告廟堂謂有謀人之心而使敵人疑之難以速
得志矣不知關陝之地事勢何若仰惟規模先定必有不
可易者不敢險度敢祝敬之而已某所見如此不敢不具
言之僭越輕狂必蒙恕察

淮西與梁右相書一

聞者獲侍閒燕嘗進瞽說伏蒙鈞聽不以爲非將命去之
未畢前議茲承爰立之拜乃不克面布悃愾欲報之德不
能自己願竟其說庶有補于萬分丞相今已正位左槐雖
解事之名不容多取至于進退人物自當有以聳服天下
人才蓋有定論惟無責備乃可人非大聖誰能無入而不
自得惟在處之各得其當一世之士信足了一世用有如
長短易置小大倒施無適而宐夫何才術之見若用人者
皆如韓滉之于故人之子劉晏以處請求之士豈惟人人
自盡故雖牛溲馬勃皆入醫師之劑矣若夫舉直錯枉自
有所謂易簡之道拔茅以彙惟在乎廟堂之上斷而行之

爾此事要非章牘可道某遽言之者以爲相府急務願先百事而爲之非蒙睠顧之隆不敢狂僭如此政須鈞照

湖州與宰執書

已具劄狀稟本州添差武臣路鈴以下至進勇効士一百七十一員軍員五百三十一人錢糧衣賜總計一歲共支錢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餘貫歲前又添發下軍員八十人增多二萬四百八貫有奇乞將前件軍員分下財用寬裕州軍養老或量撥錢糧物帛貼助本州支給仍乞豫戒諸軍今後免將揀汰軍員使臣發下本州收管亦乞照應免有添差某不敢縷縷瀆尊只以添差總管路鈴路分並將副計之雖員數不至甚多爲費已大本州先管將副州鈴轄路分都監添差八員請受之數不等每月各不下七八十貫供給皆八十貫數月以來添差益眾如總管宣

薛浪語集卷十八

三

贊舍人劉炎路鈴轄武經郎黃彥節供給錢皆一百五十貫州鈴轄武顯大夫江昌朝等準備將武節大夫馬全等皆八十貫而請受不在茲數大者略計月俸供給月節饋遺之類每月不下三百貫文小者一百七八十貫文一歲計之總管路鈴一員至三四千緡本州用度不充朝廷素所知也如劉炎黃彥節等久居本州皆有田宅如此過分陳乞除授廟堂無自而察竊恐本州去都密邇寄居極多人人効尤州郡益困某不敢便有申請欲望鈞慈矜念小州將此等官別賜區處以寬郡之急迫如日後更有添差免于本州駐劄所有續到軍員八十三人併乞特與改撥他郡或量賜支撥應副施行干冒鈞嚴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試郡百忙不敢無因奏記惟是斗山之仰與日俱積樂與
州人涵泳聖時之澤而已某不避僭越輒有迫切之懇本
州軍糧並無苗米可辦以此歲計極窘糴米七萬一千五
百餘碩約用錢二十一萬四千餘貫前例係將烏程歸安
兩縣折丁錢十三萬貫收椿貼助糴買每丁舊催納錢一
貫二百五十文省去歲均減每丁納錢五百文足歲計減
落五萬八千餘貫今歲當催七萬一千九百餘貫已是大
段欠闕近方催理卻據逐縣繳到去年戶部減放印榜許
將去年折丁未放以前人戶先已全納之數並于今年錢
內折除會計今年管催折丁錢止有二萬三千餘貫委是
月糧支遣全然無以收糴某不敢過有陳請已具狀申朝
廷乞于上供折帛紬綿錢內取撥四萬八千貫文充理豁
乾道八年折丁錢補填九年少闕之數貼助本州糴米應

薛浪語集卷十八

四

副月糧又某昨以鎮江軍中揀下軍員八十三人日近添
差總管路鈐將副等員歲計支錢三萬餘貫申乞均撥上
項官軍下財計寬裕州軍屯泊未蒙行下適者又準朝省
發下乞就本州養老三輩略計本州歲失二項丁錢十一
萬貫卻有增起合支三萬並大禮賚錢二萬餘貫通計闕
錢十六萬貫委是不容措置無以枝梧伏乞鈞慈俯從申
請少寬一郡目中之急不勝大幸某復有悃悞干冒本州
財計略可見矣誠得明健長吏未易料理如某才力素薄
前此未識理財自被誤恩不敢不力每事撙節補苴罅漏
其柰取諸民者已無一孔遺利不可措手略無見効五技
已窮形瘁力單下血不已雖勉強應接然實憊甚得蒙鈞
慈矜念特賜陶鑄祠祿選擇有心力官救此一州急闕鬼
瑱之跡得少遂所安儻脫罪誅免令委頓終始大惠何有

窮極不然日又一日他時手足盡露雖欲睥睨寬貸嗟何及矣某素非避事辭難者自以力之不足知難而求退耳實非敢有他望正賴哀矜及此某不任卷卷懇禱之私

湖州與宰執書

某蒙恩試郡罷于百役雖時時以職事申懇而稟目之貢寢以闕然節彼巖瞻未嘗一日不在黃扉之下荷陞知之有素必不以疏慢責也某節前壘以祠祿並經總制錢分隸溷瀆鈞聽二事皆非某敢爲私請貳車于某初無一言之忤其人才力亦高但緣以趣辦爲能不暇存厚下之說場務敗闕料理稍成端緒輒爲掣肘傷事其他可容也至于庭叱官吏專閣請給追須紛沓鞭撲囂然在長吏不能無慙當避之爾分隸之事稟劄固詳言之利害不祇一州所係實重想初言之甚易故未察而從之廟堂已知其詳不難改也比得吳郡正宥劄子亦謂焚林之田夫豈不知特冒行之不顧爾工不欲爲事首必須亦請于朝丞相身佩安危幾微不可忽也某自詭從之而不辨必斥不從効中以他事亦斥等斥爾孰若一爲丞相辨白雅蒙許之誠實或幸俯而聽之某辱知素深吳興幸未闕事比者和糴六萬貼錢已萬六千緡四萬續科尙未糴也近戶部于民間所自糴米亦令本州發綱陪費亦數千緡未知繼此云何惴惴然爾郡計素乏冬來場務皆索本柄春衣二萬軍糧酒秬數皆六萬常年皆自夏中積聚政承闕乏之後凡百用度盡解目前之急坐是失于椿辦大懼入春之後手足將俱露矣今不得請且累知人之明萬丐矜憐毋強之以所不能也

被遇特達希世之知超蠟之用龐恩次骨不復多謝惟是
嘗川號爲佳郡且有浙西道院之名南渡已來官守數易
紀綱法度蕩然無統兼復衣冠叢萃應接不暇近年之在
政者持書生之論未理財之說士夫奉稍拖積數月省府
上供虧數十萬賴單守繼其後厲威嚴振條目雖能解目
下之急然實未有贏餘其行有積錢數萬緡皆經費耳迎
送支衣之後已復枵然某到官之初滯事山積戴星出入
會息不暇押到詞訴不復循開日之制簡稽決事期暮而
訖閱月稍覺漸就繩墨但無如財計何所賴燮理天和歲
事尙或可望然必無逃曠敗不無望于覆燾之兼容也始
以啓狀常禮冒瀆聽聰繼蒙尊光寵荅感荷之至念欲自
具稟目少布胷臆顧左相未克通記嫌于彼此之分不惟
不敢亦不暇雅辱眷知之素必蒙俯察之而不罪也某屬

薛浪語集卷十八

六

者累具劄狀有請廟堂如倚閣之任催積逋之分限丁絹
之折錢于計司略無利害在民間郡縣得免倒垂之急受
賜實多一皆未蒙周旋自此不免嗣有陳乞萬丐鈞念有
如郡中可以罷免就事亦何敢于于政府也只如和糴一
事本州苗米止五萬斛常州三十四萬今歲拋降皆六萬
碩既不均當復欲以三千省銀會高估糴取足斗一碩銀
作三貫五百五十會子七百七十科折虧折之數不待辨
而後知卽令盡支實錢二千足糴一省碩猶恐未當本價
況如此邪去歲和糴殃民中外紛紛如此不可不計誠使
朝廷無惜小費使當官者皆得展盡以供公上之求何事
不可爲況損益能幾何須使下人愁嘆往往事又不集卒
取君上之訝亦何爲也惟丞相念之左相出帥西方諸侯
丞相獨秉鈞軸中外責望非鄉時比矣某外官人微不當

有所陳述顧蒙知愛甚寵懷不自已竊謂某去年審察所
上公仲連相趙烈侯事誠致君之要術事無大于是者惟
詳復而采之僭越妄言徒爲媿畏

湖州與樞使王觀文公明書

卽日初春薄寒伏惟浩養琳宮神天是予鈞候動止萬福
某伏審抗章遠引帝享其誠均逸祠官寵班書殿伏惟歡
慶竊以國朝西府之任自非元老不居人臣之榮無加是
者前輩處此能全歸潔之義未可以一二舉自匪浮雲富
貴以道義爲重輕主眷方隆何有脫屣之事廉頑立懦未
足言也時事方日新甚有懷杞人之憂者晉公去矣其將
如蒼生何某中冬喜聞元戎之還嘗遣急足馳詣荆鄂奏
記尙未歸報不知已嘗徹鈞聽否日俟衮衣歸國與社稷
蒼生共依洪庇旌車柅于中道可勝悵惘之誠伏覩丐去

薛浪語集卷十八

七

之章不審鈞用邇來果何所似天之輔德自應勿藥有喜
少少未疾想今遂脫然也惟是不得親候興寢快然于懷
某茲絲啄苞之恩承乏輔郡疏拙不詳賦政大爲催科困
苦雖戴星出入曾無毫髮之効黽勉就事不敢告勞但緣
去歲朝廷均減丁錢歲失常賦七萬今歲折除已納之數
又四萬緡而養老添差奉糧歲增亦三萬貫加以郊賚二
萬通闕錢十四萬緡雖使劉晏居之未易料理綿薄處此
自應曠敗見于廟堂丐去未便得請朝夕惴惴以待罪斥
而已此外無足上煩鈞念者以久不間啓處撥忙特此詞
問

湖州與四川宣撫虞少保書

卽日秋高氣清伏惟戎輅啓途百神翊衛鈞候動止萬福
某恭審明敷大冊比秩三事盡護諸將分正西郊仰惟慶

慰某嘗患數十年來廉恥道喪士夫怵于祿利汨于寵榮
出處可觀進退以義者寥寥乎其有年矣往往蹈故襲常
恬不知怪雖有超詣之士未必不無自見奪于楚咻之眾
猶或不能自解矧以公輔之重萬鍾之祿君臣契合固無
纖介顧遇方盛褰裳去之古聞其人保相既身之矣廉頑
立懦尚何待乎百世之下也某自去秋誤被收召侍坐兩
席便聞誨教及此迄踐斯言不易介于三公乃今親見之
矣皇上親寵逾渥三加彌尊位之師保遂分關陝用寬西
顧誠曰曠世之盛希闕之典也豈徒梁益之幸太平之業
在此行矣如蒼生何能無下土之見徐方平定袞繡之歸
如周公之任定非晚耳天下寔望某在門下東西南北之
人爾未嘗有一日之雅自蒙傾蓋之遇取之眉睫之間未
嘗干筵門牆遽蒙拂拭之用自到都下諒當自斂旣閱時
不敢見在常人之情必將怒而絕之勞來擇人卒蒙假節
亾補毫髮亟被超躡之除歸節旬中便剖符此來恩造如
此倫輩靡儔雖保相爲官無私某何以取此未知所以報
塞徒懷愧畏到郡多事第嘗啓謝萬一又塵謙尊寵荅豈
所宜蒙郡中積弊如丘逋負非一旦欲事定自爲稟目以
求一說少布卷卷感刻尙未皇暇白麻宣告遽起萬里之
行不得旅進拜辭恨無羽翼凡百已具雙牘不敢再四瀆
尊以某之無庸獨行踽踽洞無城府屢憎于人未嘗與物
泛交惟保相之知已朝路識面蓋寡冒居劇郡才不副意
已爲不可如何鈞旆適西自此動須掣肘自知無逃曠敗
將爲門下累矣依仰牆仞不勝戀慕之誠東南有可使令
無大小願備驅策

卽日歲晏凝寒伏惟鎮撫戎華神明協贊鈞候動止萬福
某昨者不避僭越輒以貳車害政申稟丐祠祿以避之曲
荷睨私爲之易地旋拜真翰之賜誨教諄諄自省何人何
以得此于廟堂之上顧惟虛辱慙慙無地若齊倅亦健吏
但難爲下敵已而下或不能堪之耳頗聞甘泉中多賢之
者旣嘗推轂無怪其爲之助自非鈞慈悉力保庇某反爲
擠陷必矣雖感激之心銘切肺腑事關公道亦不敢多謝
也經總制錢之議未審已蒙力行之否凡曾歷州縣者皆
知如此分隸可求增羨然而前此版曹諸公無或然者知
其不可爲耳此事大參居地官日豈不明知如此分隸可
求贏羨顧念郡邑窮匱生民休戚上關國家大計故不爲
耳非不能也設有可行之道又何待乎今日而後行也某
旣緣齊倅不無所忤又先諸郡有此申明戶部見差獄子

來追郡胥且以條法爲問前此郡縣不盡分隸固爲非法
然而上供支遣無非取于額外是豈盡如條制然而上下
恬安之者顧不得已耳其可復于非法之外又爲非法之
取求應經總制錢分隸之法其爲廢法不已甚乎萬丐鈞
慈熟復蚤賜收還寔宗社蒼生之幸本州郡計素窘和糴
本錢未蒙盡數支降旣多那移之數又將無以接續累求
貼降丐賜奏陳若令用度稍可支撐何敢縷縷與朝廷較
近鎮江澄汰老弱本州得軍員八十餘人又不知使臣幾
何計當亦不減此歲用仰給驟增數萬未知所以處此不
免又須申乞應副不任一事每每僭于廟堂譴斥之誅俯
而俟之耳某復有僭踰之懇本州窮乏異甚歲糴軍糧本
柄糯米皆陸萬斛軍衣亦數萬數前此丁錢尙多可以贖
那糴買况又糴買之直例于春夏收椿前政當闕乏時不

免隨手支用某又當其後解倒垂之不給丁錢已從減免
卻有貼陪買發之數入春諸事交切手足遂當盡露已忤
貴要知不得免矧冒昧試郡一切付之平心于請類不能
從盜能無惡于物所望宮祠遠郡之請速賜俯從免累知
人之明實成終之惠也無厭干瀆徒深戰汗伏聞輔相之
道感悟日新事有至難回天如響非以精誠之積何以格
于上帝社稷寰寓蒙休至矣然某竊有愚見敢冒陳之周
官太宰職在正君故其所統之屬五官之外無非在王所
者此事寂寥已久不可以力勝丞相致君有道已有成績
益致明良之會漸拔茅茹以其彙征消長之于冥冥之間
茲萬世之澤也若有司存五官正則莫不正矣更乞鈞念
某蒙恩異甚故敢言之

湖州荅王樞密之奇書

薛浪語集卷十八

十

比者伏蒙鈞翰之賜仰荷謙睦之隆嚴喻劉倅積俸本州
屬緣窮乏限員以次給俸未嘗輒踰如劉未免破戒給之
數多不容盡如其請已爲支行一年衣賜料錢三月自後
按月皆帶支矣匙少多媿伏幸鈞察某比緣同官強橫僭
以宮祠遠郡爲請仰蒙矜憐俯爲去之自顧何人何以取
此于廟堂之上感荷之至銘在心腑某近復以經總制錢
分隸申請必已仰蒙鈞念此事不祇一州利害寔係國命
民財版曹主之既堅以某獨先諸郡有請見遣獄級追逮
都吏見問以法前此郡縣分隸固不如法然皆取于租額
之外民無所措手足必使盡如經總制司分隸一法其爲
廢天下法不已甚乎方樞相之秉鈞不可不賜深念早收
前旨以幸社稷蒼生本州窘匱異常今歲和糴本錢未蒙
盡數貼降允那錢已萬計糴猶未足州之軍會場務本柄

歲糴皆六萬斛衣數萬端舊于春夏積錢前政頗失椿備
某雖粗了目下來春每事交急手足殆將盡露將無所逃
曠責此來忤物多矣其何以善後儻蒙矜念終始戒其去
計感戴恩子其有窮乎僭瀆四三戰兢惴惴某不敢自取
疏外至敬無文輒以尺紙通誠伏乞鈞照

湖州與鎮江守黃侍郎書

自拜道中所賜教戴星少暇念欲親具尺紙之記未皇也
節中短啓修慶殊媿蕪累筆端無口言不盡意游蒙寵報
函翰仰認尊光誠至文雄伏讀感歎乾復之戒敬佩德音
顧某何人懼弗克荷然有愚見竊敢復之元規之塵事常
然爾形諸竿牘不已傷危孤臣之心更丐裁擇版曹征利
采急若牙稅之補發經總制之抄撩蛆會浸淫漁取竭澤
不知使府何以處此某性樂林野龜勉應酬不知世患爲
然已決歸計見入文字爭議分隸牙稅則未暇及罪去決
矣差可以謝朋友不然戀祿低頭爲民貽患所得有幾其
忍默默爲小人之歸哉不知同舟遇風已嘗入深慮否借
重九鼎爲蒼生陳之言信易從過于小人之說謔萬矣侍
郎忠誠體國以民存心當思其說若行州縣不可復理又
須強倍征斂民無所措手足深可爲天下憂者宜蒙慨然
建白以幸社稷蒼生丹徒百度若何吳興不可料理近火
先焦之諺非身逢不信也不能一朝處此爲之奈何規摹
有可遵承願蒙強此庸懦辱知狂僭惟門下亮之

又書

伏蒙手畢之教下喻措置官之無益非荷眷愛之厚何以
有此甚幸甚感卑虞卿之在郡也四處設措置官其二郡
中自撲坊場當仍其故其二長興新市某已盡省去之矣

長興之設誠曰無謂若夫新市虞卿之置誠有不得已者郡有烏墩新市雖曰鎮務然其井邑之盛賦入之多縣道所不及也胡監不職久矣曰醉兀兀凡百憤憤郡中傳以爲笑其人可知知也虞卿設是措置唯以課利不登故爾某在事之始聞其鎮益不治專欄放縱而無憚諸司訟牒之日間到任月餘月解官錢略無來者不免追請入郡遣官代之須鎮務之有經徐爲之計責以虧欠吏事故應爾耳初某與僚案約各當盡心職事毋循故態臨以達官之尊按舉一視職業何如他無謂也方一舉手而胡遽以告不知痾痒甚矣顧雖賢如門下未免爲有挾也借使某卽以重言亟從其便小郡政不可復立斯人放肆益甚亦非所以厚胡監也仰蒙期予之過必將爲某惜之諄諄敢不在念萬賴台察他有可以鞭其後者願不肩教誨之母以

薛浪語集卷十八

三

一不受令而遂弃絕焉不勝惓惓至望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九

劄子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十

一
某昨日嘗具劄目伏計已陳齊凡遞中再蒙寵賜台翰運穀一事亦得調免孤賤下吏輒敢喋喋冒觸霜威方懼得狂率之罪于門下乃蒙一一記錄導達于郡守皆遂所請退而循省雖自不足以得此而仰見體國憂民之意驚喜之劇但不知鴻恩厚德將何圖報也淮上事宜伏蒙下問某愚不更事何足裨聞見之末今日本縣硬探人返益旬日事體與節次申稟略同其詳容備錄續次申聞華侯十七日已到黃陂歐侯未聞來耗虜人十六日過淮餘眾猶在桑林遊騎時至沙窩然黃州探報云初十日去蔣與此少異但虜人多詐或去或來皆未可信若戒諭諸將常切持重聞其見散掠村墮若乘其隙出兵牽制其正軍抄前擊後靡不捷矣仍聞黃州北有三路麻城居東雙城居中趙家山居西若華侯止扼麻城則雙城虜舊行路尤爲坦夷及西路皆不可不備已令其地里繪一圖來日附遞以獻庶見其詳耳

傳聞賊帥高千戶以蔣州壯武軍員知州事手分同知用人如此此成禽耳伏乞台照

二

某輒有管見不審成帥取何道進兵蔡州古懸瓠城居中原諸道之衝法當先取今蔣州之寇乃蔡州之軍蔡帥設去蔣州其勢恐畱新息如自信陽徑進擣其空虛蔡州已平蔣當自潰蔡平則虜失要鎮大功易立不知可以密諭

成帥否愚者之慮更望裁處

三

置中間蔡州之捷軍勢大振廬淝之役足以爲報矣皇天助順于斯見之誠社稷生靈之大慶首斷國論有以見大御豐大之業晉公之事不足方矣某輒有愚見敢效野人之芹然與不然惟所裁擇某伏見趙張二將已入懸瓠成侯方且赴援淮西申蔣沿淮遂無軍馬且今虜之有蔡猶我之有合淝合淝退軍我已會兵雲合虜之爭蔡勢亦當然如無繼援之兵蔡州恐成孤立萬一支梧不暇或致大憂竊論諸將之救淮西不當與窮寇角蔡東卽壽北直穎昌陳汝二都近連臂指入成侯遂據而有直取東都廬壽之兵可使不戰而屈不然分兵襲壽虜必不能安慮合淝我軍四面臨之蔑不濟矣況今兩淮諸帥士馬不爲不多清野以困賊軍自可曠日持久益以成帥勢不加強曷若乘破蔡之威自此而進非惟卻敵遂可廓清中原較之力戰卻之爲不侔矣某小生晚進無樽俎之遠謀區區之誠不敢不盡

四

某昨聞蔡州克捷成侯乃東赴援無復後繼江河遂虛具劄子論之未知計將安出今合淝賊號四十萬寔恐張大其軍聲我師據險拒之自可持久以待其弊然自古諸軍會戰進退勢多不一堂堂之陣未易擊之決策攻心勢可必解況今蔡帥雖走必且出沒近郊蔡逼二都密邇潁昌鄧壽我軍雖銳以數大都脅之後無大軍恐不能固蔡危而淮沔無備江湖震矣且夫守國之備不必專在一方江入荆揚可渡蓋非一處會軍采石盡棄上流脫有一騎奔

衝勢不可遏是可憂之大者不可不深計之間成或二師皆已東恐使司未易追止抗論斧宸不能無望于行臺

五

某一介晚生曩緣進謁行臺嘗獲一盼之榮輒自忘其疏賤累布喋喋于下執事既不以狂率爲非而致翰之賜至于再三其謙光蒙被于不肖之軀者恩至厚也如治糧運穀關甲之事仍一一委曲矜從顧某初無蟠木先容之助又無牖開半面之舊特達之遇一至于此心非木石豈不知戴朝夕思所以圖報之計而未知其所偶因愚慮之及得時事之一二輒欲以浼聞聽雖管窺蠡測不足以裨幕府婉畫之末但感激之情不能自己耳謹條陳于後乞賜裁察

一自虜使之來出語狂悖雖行道之人亦皆知有敗盟之意而朝廷命令之下尙不欲明言再遣使華庶幾復申前好因此諸將亦無慨然立功之志故王權首爲申請乞不許江北泊舟而云無致落賊姦便此何等語而出于大將之口淮上諸郡官物或起爲上供或寄徙江南是朝廷之議將帥之謀先自爲退縮之計則合淝之役未嘗交鋒而王權回屯于柘皋李顯忠渡江而歸宐乎其然也如曰以此爲誘敵之計則非其所及

一兵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之命將築壇推轂而必付之以闔外之寄今諸道將帥已有制置招討之除而進取之計尙每聽中旨金字牌旁午于郵傳而一進一退殆莫知適從矣如成帥之錄用過界剽劫之徒使之結連北地今蔡州之捷少見其效矣若使之且當此一面破蔡之後必有可觀又乃轉徙于淮西成帥亦迫于君命不暇後

顧捨蔡而援淮是棄投機之會而爲連雞之棲也成帥方自襄漢而往賊侯復自淮西以歸雖未知廟算所處然如此而望恢復之功不亦難乎

一頃拜詔旨大駕有勞軍之行迨今日久尙未聞臨幸之所夫今日之勢疑不可緩兵力脆弱不能堪暴露之勞財用匱乏難以支饋餉之費正當法眞廟澶淵之舉效世宗高平之戰翠華親臨斬一二敗將以張天聲以鼓士氣庶幾恢復之功日月可冀也不然姑聽諸將相持于淮上日復一日似非我國家之利也

一合淝之役實係大事若我師剋捷則爲幸耳萬一旣輿之卒或有不備則淮上諸郡必非我有今乃會諸將之兵付之一決甚非良策古之名將所以爲救援之計正不若是前日本邑探報人回聞陳蔡一帶皆無重兵夫虜失蔡而不爭無謀甚矣蔡之趨汴止四百里若回成帥之軍直擣其空虛此唐滅梁之策也合淝之急何足深慮

薛浪語集卷十九

四

一曩者用兵之際州縣財賦尙餘昇平之舊而三軍之士類皆有復私讎返故鄉之念較今之國勢幾數倍矣而轉戰十年不能成功者無它以朝廷御將之術未盡其道耳方諸將略有折馘之勳則驕悍之氣已傲視其上以邀莫大之賞而朝廷唯恐不滿其意也至于敗軍失守則置而不問有罪則闕略行賞則從重故張韓之輩卒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土而遂享三公之封獨一岳飛頗有志于功名然進退之機或戾中旨卒罹其禍今之諸將見張韓之貴雖輕致敗衄而益無所憚懲岳飛之禍若事當機會亦不敢專此當今之大患也

一歷陽之役安危繫焉自非諸將和同未易克捷然而歷

古會戰皆以輿尸致勦雖以郭汾陽裴晉公之略不免一時狼狽近時以杜充守建鄴王燮隸焉劉光世守九江韓世忠守京口如諸將果能并力則江未易絕杜充之軍不敗鑾輿母后不復分狩江浙良以進退不一不相爲援獨當一面則孤軍難立或致敗勦則它軍先遁連雞之喻不可不深慮而熟圖之

一合淝之役李顯忠不爲無過且以孫安豐之眾不已弱于顯忠猶能鏖戰安豐六安之間絕彼糧道焚彼淮梁顯忠乃望塵引歸虜遂深入顯忠宿將而走人心何從而安稽今之宜不可不問

一鄉之胡寇下甲維揚而東渡江盪耀兵九江而師濟武昌今日之謀幾復出此東侵泗上而淮淝受敵西擊襄陽而申蔣被兵我軍不爲先人制人之謀而奔命于其後王朴所謂奔走以救其弊則虛實自見不幾類于是乎成侯之東荆鄂虛矣使虜出鄧之甲則襄州自保之不暇江陵黃河可渡非一在處受敵將何策以禦之

一前後捷報剋復列郡已十數矣不知既得之仍能守之乎近傳陳蔡順昌之捷州人見王師將至皆開門迎納簽軍之追蔣守話以不擊窮寇平時噉糠粃邪則民思宋之心尙未艾也既得之不能守之復爲虜所有則生靈必無噍類實恐因此絕其愛戴之心不若不得之爲愈也若秦商海沂之事遠則不知而陳蔡二郡某竊憂之

一昔之隨軍漕臣皆諸將僚屬事同一體而軍兵使臣初不問其祿廩之多寡但計人而給之間有糧運不繼則山澤之物可以充一時之飢者莫不取而食之三軍之士亦安其號令而無有怨言今之諸將異于昔之諸將也平居

暇日務爲培斂之政奴隸役之靡所不至而下之人每有怨望之心今日之事諸將惴惴然惟恐其有所異辭也錢糧之給實不可愆一時之期諸將之謀漕臣不與糧餉所向初無定所是士卒與將帥爲二將帥又與漕臣爲二矣爲今之計要當先有所處當使以糧俟軍不可使之隨軍所向

一將帥驕蹇古今通患人主務收其用當結以恩必有剛正之臣繩之以法故諸將內有所感外知所憚用能指使如意戰輒有功廣平王之復京師趙韓王之興皇業初非大過而顏真卿雷德驥劾之凡今將帥之臣其功與此相萬誕謾極矣辜恩至矣糾正其失不能無望于執事

六

昨晚得黃州劄探捷報早上已嘗具申稟矣繼而有一商

薛浪語集卷十九

六

自廣陵來此云備見瓜洲之戰蓋因邵侯遇敵而退復掩而勝之據其所言雖收之桑榆亦不足以償東隅之失大抵淮上諸郡例不能保獨廣陵尙介立耳盱眙諸處皆聲問不相及萬一虜之舟師自淮入江則我之險固所失已半今國家所恃者諸將類不能自立然守郡者尙或未敢輕動爲今之計莫若推此法以勝之建炎閒先人始因召對陳分鎮之策卽蒙施行旣帥臣所統不遠自皆爲計如荆揚一帶率能固守今日事勢至此正緣責任不一諸將少卻州郡不能復守分鎮之說不知可復行乎先人劄目謹繕副本呈納乞賜詳酌如可施行則斬黃安沔均房等處覃及江外當急有所處僭率建議罪無所逃更望少加寬假不勝萬幸某愚不揆度屢以妄議陳浼清聽實非敢有意外希覬但沐特達之恩朝思夕慮苟有一得輒欲獻

之門下狂則有之姑欲盡其報效耳

七

近日道路之傳籍籍頗甚以爲稱名號者在和州雞籠山因糧淮右加其姪以錢氏封爵王候選軍采石未濟被掩士馬物故者眾以宋德神明不容有此私憂過計觀其勢或有之且彼傾國而來不顧其後苻秦繆計殆不相遠諸將循江而守其勢不可復戰法當要擊其後左右掠其芻糧彼進不得渡江退有強敵之顧簽軍一動可致土崩苟吾無以待之長江所喪已半計生于久何事無之傳聞吳拱之軍復有入援之舉未知然否若果爾則聚于江渚不若進據淮西與劉錡之師左右相應絕其要領勿與爭鋒自然糧道不通狼狽而返內外夾擊必有大功昔真廟攘狄澶淵亦有北道之眾釋此而求其退固未知其或可苟彼兵挫而卻復轉而西則舒蘄江鄂以來無復橫草之限安危所繫惟執事圖之荆襄亦不可虛更乞台念

薛浪語集卷十九

七

八

傳聞淮上之寇悉已退去雖事有可疑而理或可信夫虜二十年閒外示和好而窺伺之意實未嘗少忘也我國家待之之禮惟恐少忤其意一旦遽棄前盟侵犯邊境勝負未決倏然而遁此故可疑者然其自入我境而廬和數郡民人盡矣屋宇焚矣諸將之兵旣渡江而南彼進則不得戰畱則無所食暴露曠野勢不能久則爲去計者理或有之使虜自能悔禍渡淮而北則爲宗社之幸然其姦謀詭計實未可測某以區區之見輒以數說料之風聞劉錡頃駐軍于濠泗使錡能因順昌歸順陳蔡剋復引軍直趨二京則虜有後顧之憂因此而退此一說也藏形匿迹誘致

我師戰于平原曠野之間出奇盜其舟楫此亦一說也聞
今清河之水上接大河下通淮泗盱眙失據則運河可以
出真揚山東之舟近接淮海使全軍轉徙而東于真揚通
秦之閒或下運河之舟以營戰艦或通州浮海而襲蘇杭
則虜策之一奇也昨者某居鄉已聞造舟之事近聞倘仔
道山東事云海州篙工已具獨未有軍馬雖未可遽信然
頗相符合此亦一說也近日再到蔡州之軍聞自廬州而
來而漢上復有光化之戰竊意虜人以諸將之兵會于下
流而建康一帶未易可爭今安蔡之閒方無重兵控制慮
欲再爲此舉西軍光化則我師不能東顧安隨如或進兵
棗陽或入安蔡非復橫草之限旦夜可以臨江此亦一說
也夫數者之說雖未敢必如所料然今此上游不可不爲
之備頃者朝廷付成侯以南路兵柄而執事以便事畱此
可見委任之意今成侯旣已東下則所以寬西顧之憂者
非執事而誰荆襄屯戍之地備禦之策某則不知其詳若
蔣蔡一路上餘一趙樽耳精甲旣去所將尪弱無幾萬一
虜騎卒至不知獨能當之乎棄蔡而歸勇怯已見安隨之
備知復如何益事當圖于未然之前不當悔于已然之後
某下邑賤吏愚無知識不循尸祝之分妄干樽俎之謀僭
越之罪固已多矣台慈下亮不勝萬幸

某孤賤晚生伏蒙特達異常之遇感恩無報無以自安每
有見聞輒欲上千台聽不循分守常恐得罪門庭海辱台
翰枉臨不賜鄙斥褒拂過于殆踰華袞之榮戴德之私不
知紀極伏蒙下問淮西事宜此亦不知端的雖傳道不無
眞贗然某不敢不具稟知虜酋始在雞籠繼而和州克復

其傳似有敘想事或有之昨聞虜自合淝侵蔡州其眾頗有飢色若淮壩糧道阻絕陳州順昌內畔劉侯因之深入勢當棄淮而歸不然西路之傳絕無影響轉入東路其理當然昨日池州綱馬卒云以初三日發池州口未聞和州之捷巢湖虜復造舟傳聞類皆不同惟當恃吾之不可勝者妄意敵之所向昨已附遞陳之今王侯復藍田華州潼藍二關已爲我有中原斷而爲二若吳侯下秦隴之甲與之東西相應姚侯自子午谷進長安勢可必取第恐虜中清野其功難就然虜勢旣分矣伏乞台照更容探問的耗別具申次

十

劉帥淮東之捷蓋醜虜天亡之時吾已落其爪牙實宗廟社稷之大慶諸將極其兵勢可以一舉滅之似聞遼已復與則彼北歸無路進退失據恐復西奔不爲隄防慮有衝突之事安隨申蔡益早圖之于此成禽不可知也小官妄議國計乞賜台察

荅宣諭范機宜

下諭陳蔡之事今畱屯者趙樽耳深入虜界其軍至爲孤弱二郡勢不相及竊恐爲累反大適得黃岡許簿報前日秦陳二統制自上蔡赴援州人皆遮道而泣夫蔡爲重鎮虜之喉襟也幸而得之乃委之而去事已至是故不當復論但蔡人開門迎納之事虜帥復來必遭屠戮不唯誤一方生靈之命實恐絕中原歸向之心就使虜全而用之乘其憤憤不平之氣其鋒有不可當者且今舒蘄以西絕無兵馬復蔡之軍又去強半則數千里閒空虛甚矣淮東之寇或爲諸將所破勢必西走苟得一航之渡則吾事有不

可勝言者今之施爲大謬如此某不敢喋喋干瀆宣諭議論之次告以此及之

上宣諭論淮東事宜

某淮州帖復蒙都統司關甲五百副下縣中昨印荷軫念先蒙賜甲二百雖出誠懇然已過望今復遣兵屯戍重賜以甲五山恩厚未知何以圖報萬一但有感激銘之肺腑顧此一隅之重某疏狂晚進雖欲死報恩德而愚不更事軍旅尤非所長畏懼之私終恐負所知耳淮西自張舒州易帥探報殆絕前日之傳似乎可喜而道聽塗說日以益異或云東路虜勢張甚劉侯雖有俘獲今復東守海陵雖不容有之然合濠泗而爭鋒窮寇似難爲力運河海道慮或棄之虜之芻糧不患不給沿淮已無兵甲退之實難傳聞蘇秀民多逃移理或有是吳侯光化之捷我軍不可窮追恐傳而東緩不及事今此襄漢已弱不宜深入敵邊通問吳李諸公不知可諭之否冒昧塵瀆乞賜矜恕

薛浪語集卷十九

十

二

傳聞虜軍東及通泰劉侯已還京口維揚雖有李橫城守張萬敵軍通泰州而戎首在六合天長閒孤軍殆難久立卻敵之計圖之實難雖傳復得廬州蓋幸其無寇耳聞蔡首蕭總管攻陳州未下蔡州尙可乘虛而擊不幸陳州不保蕭勢又須南寇使賊東西合勢吾軍不復可爲不知吳侯之軍可復調否如鄧州賊勢不振分此一軍而東北擊上蔡則陳人自成首尾破蔡東出則賊勢必將自沮過此而求善後無可爲矣但不知劉萼自通化而走今復何之若不東合蔡軍定須西犯商虢二者皆我危道然恐非敵

之所能爲果出鄧州則西洛可乘之會顧此孤弱之甚難爲後耳今也東道方急不宐舍之而西破洛而不能扣陳許諸州猶無謂也妄意塵瀆恕察是幸

某竊見虜人盡在江上濠廬并無賊馬進兵更可得爾但恐蔡州或能爲患故謂不當舍蔡而入濠廬使蔡首破陳而歸縱不南向濠廬等處吾軍不可復守矣伏乞

台照

三

某伏觀皇天悔禍元凶送死國家復讎刷恥之效冠絕古今決策之臣功加方召矣然聞之古語曰成功易保功難我軍乘其內叛之機神州可不戰而取所謂以我之眾加齊之半時不可失此孔子之所爲沐浴而告者然便于料生而不善料死仲達不害爲知兵竊嘗妄論兵權以爲當恃我之不可勝不當問敵之可勝是以尤當持重以赴事機使彼可乘故當迎刃而解若猶未也于我何傷此時事之所當先惟廟謀必已素盡區區之見更乞謹之

論營田

某昨者伏遇行臺循問及境思有所獻而不敢越其職分輒請金牛置尉以銷南鄉之盜縱論及于營田仰荷采納不以爲過退思營田部吏豪橫之迹爲民顯患州縣猶無得而制則雖置尉無益以爲營田不罷不可以立尉司蓋縣不能統營田則其爲盜賊淵藪自若營田幸罷然後尉職可修軍罷而歸置尉乃爲急務顧此軍務方冗事若難行此來未敢復言乃蒙詢問下及輒敢條其利病列于左

方

一古者宿兵絕徼多爲營田所以省饋運之勞而勤士卒

之情也然而古之調卒蓋取諸農且戰且耕猶易爲力今之營田異于古之營田也強士以所不能棄之而不復教耕者猶不足自贍何有于一軍廢戰而贍之耕非其理矣一營田之卒一人墾地約二十畝歲得穀六十碩其奉錢月三貫米七斛五升歲計錢三十六貫米九碩而衣賜不與管轄官校大約什置一人請奉或十倍于兵則是二十兵營田二頃得穀歲六百碩費錢七百二十貫米一百八十碩而衣賜不與牛種農器不在焉此營田利害之曉然者

一湖外穀價低昂不等約其中數碩穀爲錢五百營田莊寨去軍遠者數百里以馬運穀騎士從之往復數程負穀二碩校之中直爲錢一千人馬在途其費相若近時士卒棄穀而歸者有之質之人情未足深過

薛浪語集卷十九

七

一營田之在諸邑類皆奪民膏腴稍有良田民頗耕營田輒掩而取州縣無得誰何或有水源營田皆擅其利民田灌溉非復可得有如放水則決諸民田之中民以其田歸之爲之佃戶非惟可庇賦役始可保有其田又有無良之人樂于放縱一爲佃戶遂可橫行于鄉而無知之民復有平託軍校竄名佃戶以避追須雖有盜賊寄跡其間州縣已不敢問巡尉保伍何從得之

一營田官校往往不恤其軍科配茶鹽日有定計比及打請舉而取之營田之額有增無減歲有荒歉皆于軍士名下剋除死損牛車亦令均備窩藏剽掠蓋非得已而然自非部校容之何自而騁部校家自爲盜尤不可容

一營田部轄下至軍兵往往因公爲私多招佃戶侵耕冒種不知紀極州縣不相統屬故難稽考一戶歲失苗米數

碩過百則已及千一縣之間不知失幾百戶營田增羨無幾實何補于軍中

一營田軍兵固有老而不可復戰者久于田畝稍知其趣又有佃戶實供官租如罷營田必恐失業如因見耕之產使爲佃戶營田牛具皆以給之軍兵所棄之田因而召人耕佃閔歲無幾租入必羨于今

一竊聞營田馬料在總所歲計之數今來軍馬調發馬料係諸路應副若因此時權罷召民耕佃其田寬以數年自可及額若便責之縣邑竊恐未易出辦

一營田之在諸鄉爲害雖大而營寨某布舍烟爲頗翕集一旦罷軍而返馬或恐人烟空寫盜賊因茲竊發若第罷遣士卒其佃客及附莊戶並令安業寬之如舊自可以無此患

薛浪語集卷十九

三

一伏見諸路營田官莊皆以縣尉兼掌本縣官兵營田若罷尤宜置尉南鄉分掌官莊轄其佃戶它縣視地廣狹措置大略倣此非惟可銷盜賊兼免失陷官租

某似聞營田馬料每碩破總所般運錢壹貫文其實使士卒般運不會支給卻作營田上供金銀起發只此一事虛耗已多某不能知總所支錢之詳更乞詢究其實

上宣諭論蔡州事宣

某竊見今年蔡寇攻城之法當急乃緩慮彼姦計候我倉盡而舉計今守蔡之卒不下七八千人不知儲蓄之詳恐有不給之患又不知晉保軍馬赴蔡爲復祗在德安二處皆可緩之光州信陽不可絕無屯戍若令畱軍一處少益其兵非惟援接蔡州兼可犄角胡寇如欲持久糧餉尤宜蚤計恐當急救諸將得以爲辭妄意及之乞賜台念

上宣諭論北事

某自涉春以還稍不貢記室之間非敢忘也特以人微位下諛當自斂不自畏縮諂諂焉日以猥穰之說躡陳于大君子之前雖至德包荒不以爲過不知我者謂之何哉重自黜虜殲滅而來士夫隨復驕情私憂過計必以我爲徼幸多事之士是以雖有寡聞不敢仰瀆台聽然而聞見日積乃心鬱如仰惟寵遇之隆每蒙不賜誅絕奉頭鼠匿殆將絕于門牆雖少安小人之私然非所以爲仰報眷子之意偶所聞若有所繫朝廷殊未有以處之執事奮不顧身自任以天下之重故某輒盡底蘊竊敢言之竊以國家比歲用兵之初實未聞嘗有戰守之略宏遠之計謀不素定將帥乏才欲以久惰之兵幸其一勝泛泛然如投無鈞之鈞求魚于三江五湖之間兵不交而喪廬淝非虜之計善

薛浪語集卷十九

十四

也吾謀之不至爾賴天祐宋德虜惡貫盈當人情危懼之秋內有鳴鏑之禍使彼偷生卒歲縱不渡江撫淮南而有之我無息肩日矣幸彼喪君而返人情不無二三躡而殲之可使少知懲艾失此不計使大定得以緝緩其民是皆事在以前悔不可及來者之計在廟堂不可不圖然以今之邊防視前日爲何似今日師旅視前日爲孰多自冬徂春恬不復計虜使壓境又復不知所爲彼怒而歸意可見矣且夫大定之立豈誠厚于我哉良以國有內憂上下未睦死首之敗政以無故興師故此尋盟以和其內須我待之有闕師出不爲無名怒其眾而用之庶其有濟是必穹廬之下君臣朝夕之所自爲謀者而吾邦不此之憂猷之未遠使虜再至果能卻之否乎古求欲以勝人以爲莫如自治兩淮之戰吾之手足露矣爲今守禦之備當百倍于

曩時前日之債政以長淮不守守淮之計廬壽爲急以周世宗之略尙不能久處淮南蓋劉仁瞻堅守壽春當其衝會壽春不下固不可越之而有淮南非仁瞻者果能勝周誠亦兵家之所禁也前日以淮爲不足守棄廬壽而守揚州旣不能軍遂守江面設有臺輿失備守將奈何使虜悟前日之非又將大舉以重兵當諸將輕兵乘間浮江黑幟一建于南守江之功殆矣且彼前日之失以虜身自任之安知今日北朝不知選任良將汰其偏儻救過已往吾非蚤計恐難悠久爲今之策尤當固守淮南顧諸將之所行殆兒戲之不若一州一邑戍兵才千百計無補于事徒析成軍吾軍政苦乏人爲計豈宜若此傳聞陳州之圍日急救兵未聞一至遣氓報宋無若此城棄之無疑是豈恢復之道前日蔡州之事尙或可爲第緣守者不勤救者不至

薛浪語集卷十九

五

前功盡棄虜徒手而得之使虜方至之初遊騎出沒者寡伏兵掩擊可以杜其復來比及攻城援兵要戰于後內外相應豈無成功汝鄧棄州而歸那復爲上蔡地託名援救實自成其退計爾帥臣舉皆若此緩急詎足恃乎竊聞鄂州之軍非果不供于用特以調發無當致此紛紜復求忠鏡不習之軍以爲內援豈惟無補行復悞事方今用人之際命將尤宜詳審御營殿帥果虜之所畏邪漢王閻魏將于丑軍粗有聲譽廢居散地輿論惜之處選浙西固無所事棄橫于蜀將焉用之二公徒不事貴臣豈皆果不忠者處之襄鄧未必遂無可觀將士得各遂其所安戰氣亦十倍矣是皆愚見所及欲以少補大謀之一二辭不盡意執事不以爲謬而辱觀之惟所棄置焉不任區區戰汗之至

上張宣諭書

某讀詩小雅得文王之所以興建大業與宣王之所以紹開中興固未始不本之人情見之膚使而其一時之使亦未嘗非忠信之士王之同德不二三之臣良以四目四門委之一使上焉以布宣德意下焉以道通人情五侯九伯所爲取正四夷八蠻所爲馴服非忠信之士王之同德心膂之臣則亦不能勝其任矣故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也送之以禮樂年遠而有光華也詩之首章不過每懷靡及終篇之義咨詢咨度而已六月宣王北伐也言不及于有功之將帥而其卒章乃稱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來歸自鎬我行永久由是言之使臣之任顧不重哉使臣而不能及政之闕盡咨詢之義至于萬邦爲憲則雖匹婦不可以情得昆夷獯狁何從而正文宣之政可謂知所本矣執事

薛浪語集卷十九

六

吉甫等輩人也當主上薄伐獯狁紹開中興之際以皇華之使任吉甫之責淝水橫流而氣不爲沮河洛塵昏而謀不爲挫迄能恢復汝鄧觀兵嵩洛東收陳蔡之壤北卻蕭劉之寇光華之遠于斯見之我行永久宜聖主之渴思而反之也來歸自鎬其所爲告后者是必先已有定如民力之彫弊屯田之勞擾執事咨詢有素決不置之者也至于諸將之才敵謀之情僞固文武之餘事又無待于鄙言矣竊意諸軍進退之實熟見稔聞之事如復蔣之妄入汝之失救蔡之不力棄鄧之無所顧籍與夫不恤在行之士不綏俟后之民凡若此流仰惟耳目之布必已周知其狀矣嗚人情誤國計空莫此若也今朝廷之上旣忘前日之殆寔然以無事處之矣在列之士必未有及是言者縱及于此又必不能周悉其詳咨度咨詢所以仰副虛懷之意爲

憲于萬邦者願執事以身任之也光華之美于此而至執事必不難之矣雖然猶有說也虜之未渝平也蓋每言其內亂刃交兵接亦又不然自淮而歸告亂者又紛如也以我之不可勝待敵之可勝而不恃敵之可勝亦欲朝廷之戒之也某竄人也無寸長之可取且無先容之助一言堂下執事不以俗吏待之以公事言未嘗有不聽者一邑之賜于某偏矣輜軒之復不可以無言送敢以所學于小雅者仰布于下執事視文宣之所爲攘卻昆夷獫狁之事可以從知大業中興之略執事固秉國政事必優爲之矣非小子之佞

